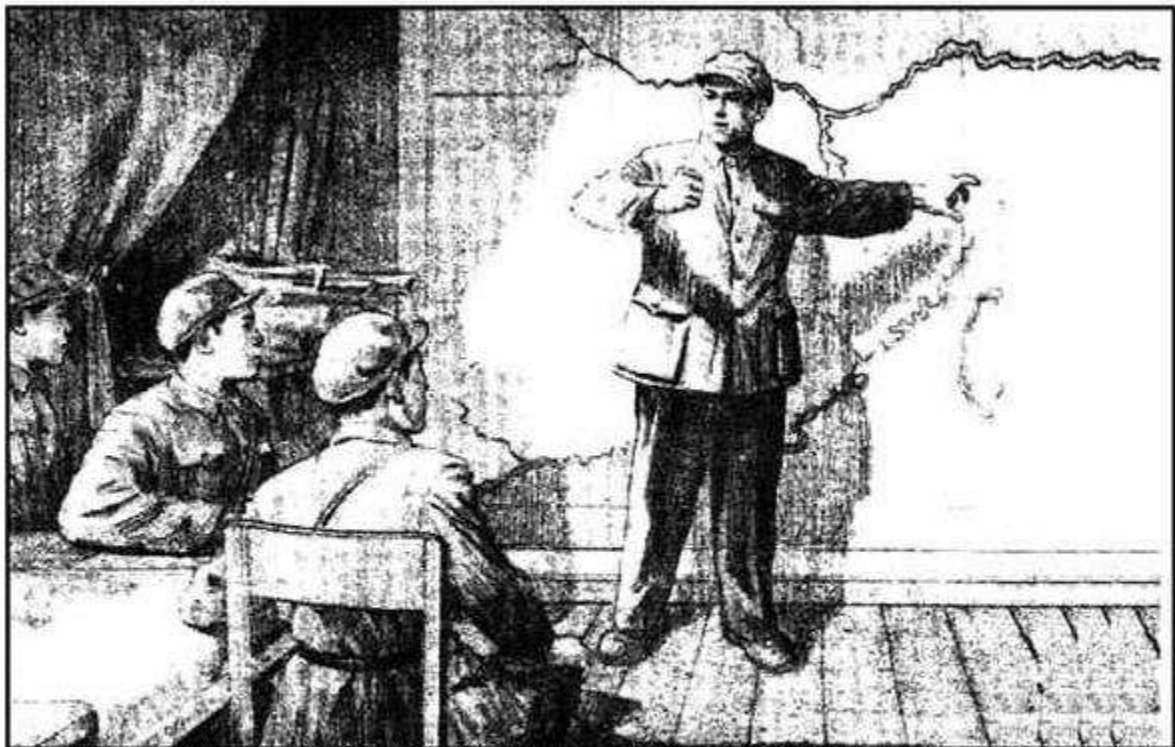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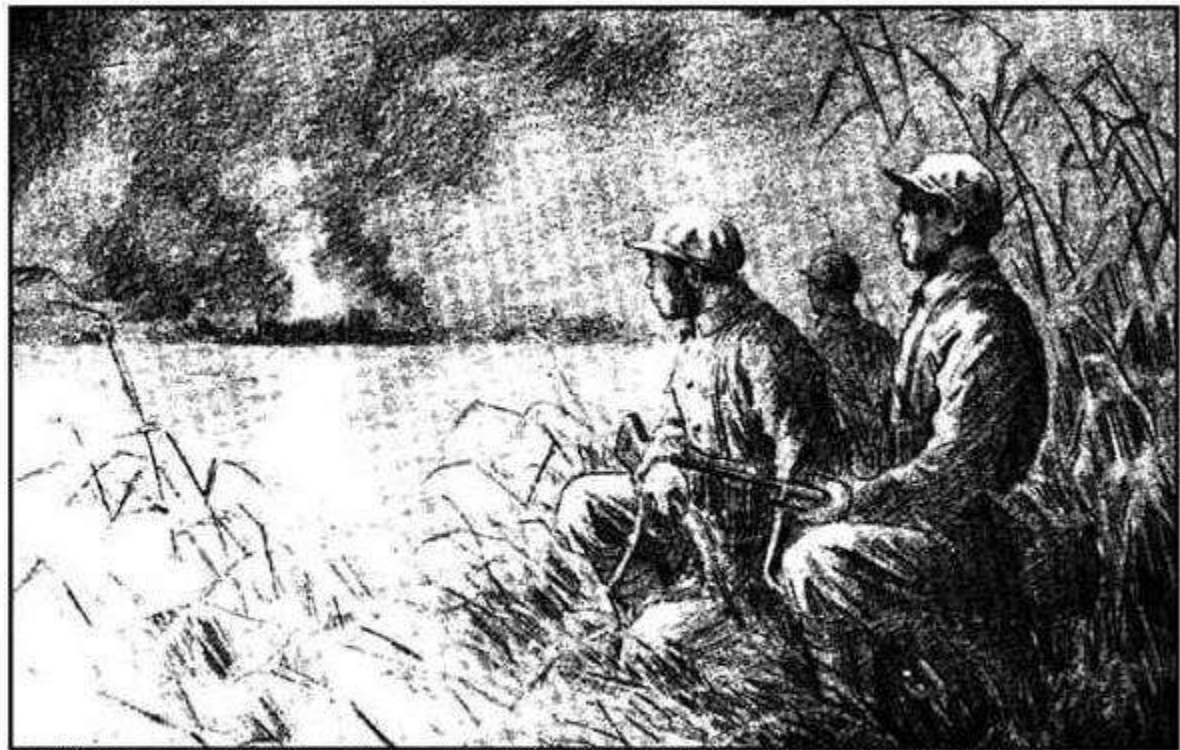
渡江偵察記

渡江偵察記

改 編 章 程
繪 画 顾炳鑫



(1)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，人民解放军东起江阴，西到九江，在这一千多里长的战线上，集中了百万大军，准备渡过长江天险，解放全中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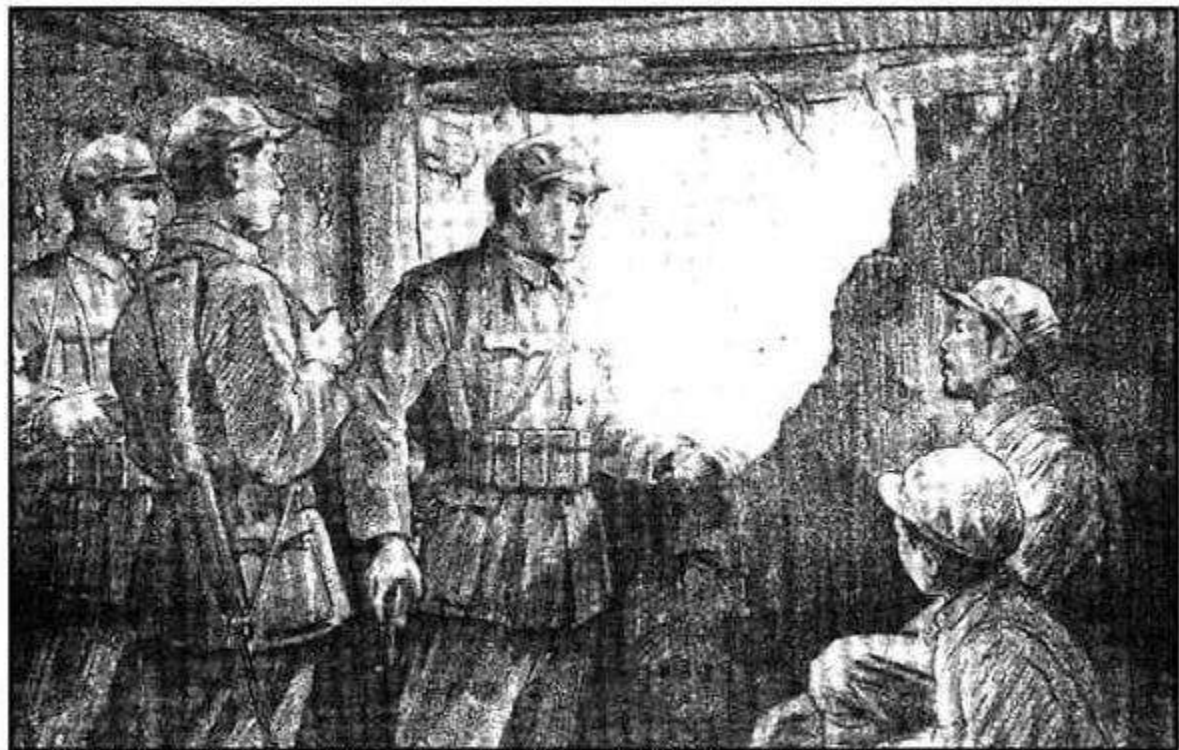
(2) 奔腾的江水，冲激着长江北岸的一片青色芦苇滩。就在片芦苇丛中，潜伏着英勇的解放军侦察兵。



(3) 小马远远地望着江南冲天的烟火，沉痛地说：“老贵，你瞧，敌人要把江南烧光了！”吴老贵咬一咬牙说：“小马，记住这笔账！等打过江去，狠狠地跟他们算帐。”



(4) 正说着，李连长来到了掩蔽部，见到同志们激动的情绪，就竭力抑制着自己。他说：“同志们，敌人的血债不止这一点！八年前，蒋介石就在对面山里制造过‘皖南事变’，屠杀了我们多少干部和战士……”



(5) 李连长想起“皖南事变”的仇恨，就和同志们讲出一段八年前亲身经历的故事。



(6) 那时我才十八岁，在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。事变的一员，队伍被打散了，我一个人负伤突围出来，一小队日本兵和汉奸紧紧地追着我。



(7) 我逃到江边，只见芦柴滩里停着一只小渔船，正被烈火燃烧着。离船不远，躺着一个老渔夫的尸体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默默地跪在这尸首的旁边。



⑥ 我心里一酸，又因流血过多，脚一软就昏倒了。那姑娘在火光中隐约看见我佩着新四军的臂章，急忙掏出手帕，给我包扎了伤口。



(9) 枪声和狗的叫号声越来越近了，我猛地惊醒过来。那姑娘向我招一招手，我就跟着她钻进了芦柴丛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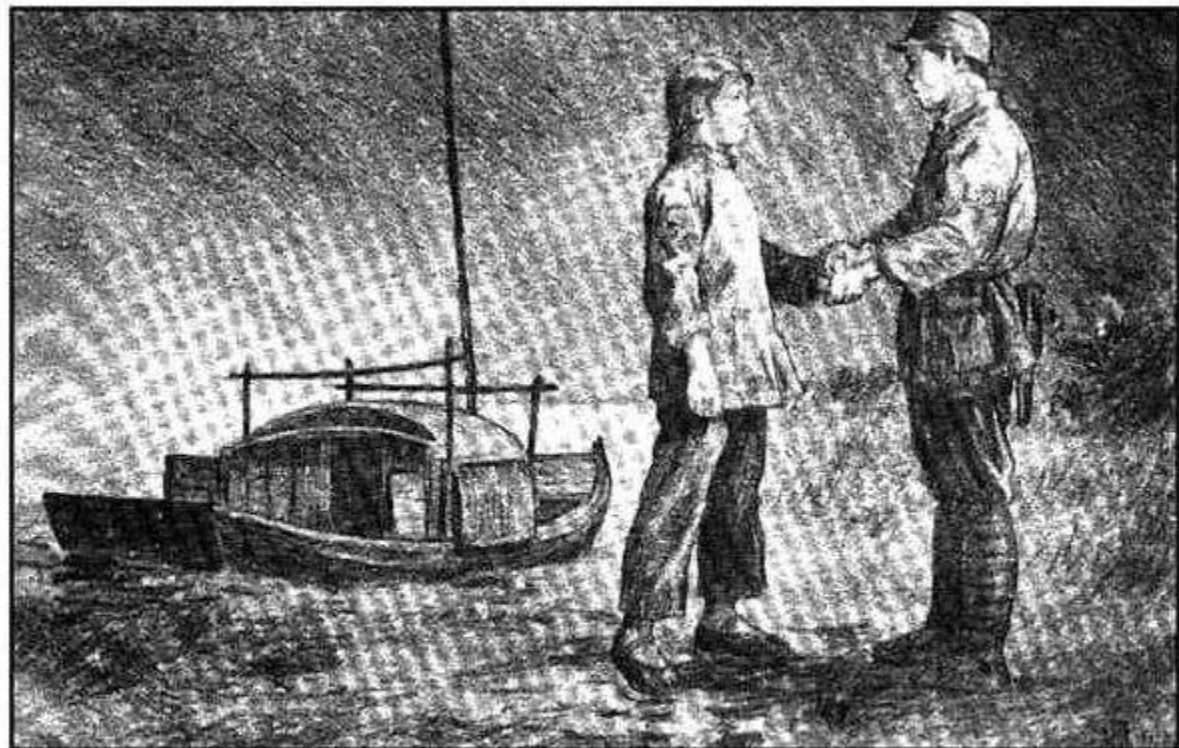
(10) 芦柴丛里弯弯曲曲的现出一条小港；港边停着一条破旧的小渔船。姑娘说：“你快上船吧！”我刚上船，她就顺手用竹篙把船一撑，“沙”的一声，小船推出有六七尺远。



(11) 接着，只见那姑娘两手平握竹篙，往前一跳，篙头插进水里。她就像燕子似的轻轻落在渔船上。



(12) 一眨眼，鬼子赶到港口，渔船已经去远了。鬼子只得向江心乱打了一阵枪，子弹不断从渔船的四周飞过，小姑娘却神色不变，默默地直把我送向江北去了。



(13) 分手时，我拉着她的手说：“小姑娘，我永远忘不了你！”李连长讲到这里，小马急着问：“后来呢？她叫什么名字？”李连长长叹一声说：“后来我上了岸，可是忘记了问她的名字。不知她现在在哪里！”



(14) 吴老贵和小马听了心里也挺难过。正在叹息的时候，军参谋长和侦察科长走来找李连长。



(15) 李连长跟着参谋长、侦察科长来到了长堤上。参谋长指着对岸的东南方向说：“上级规定我们从皇姑庙和护驾墩之间，突破敌人的江防，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，我命令你带一小队侦察兵，随带报话机，渡过江去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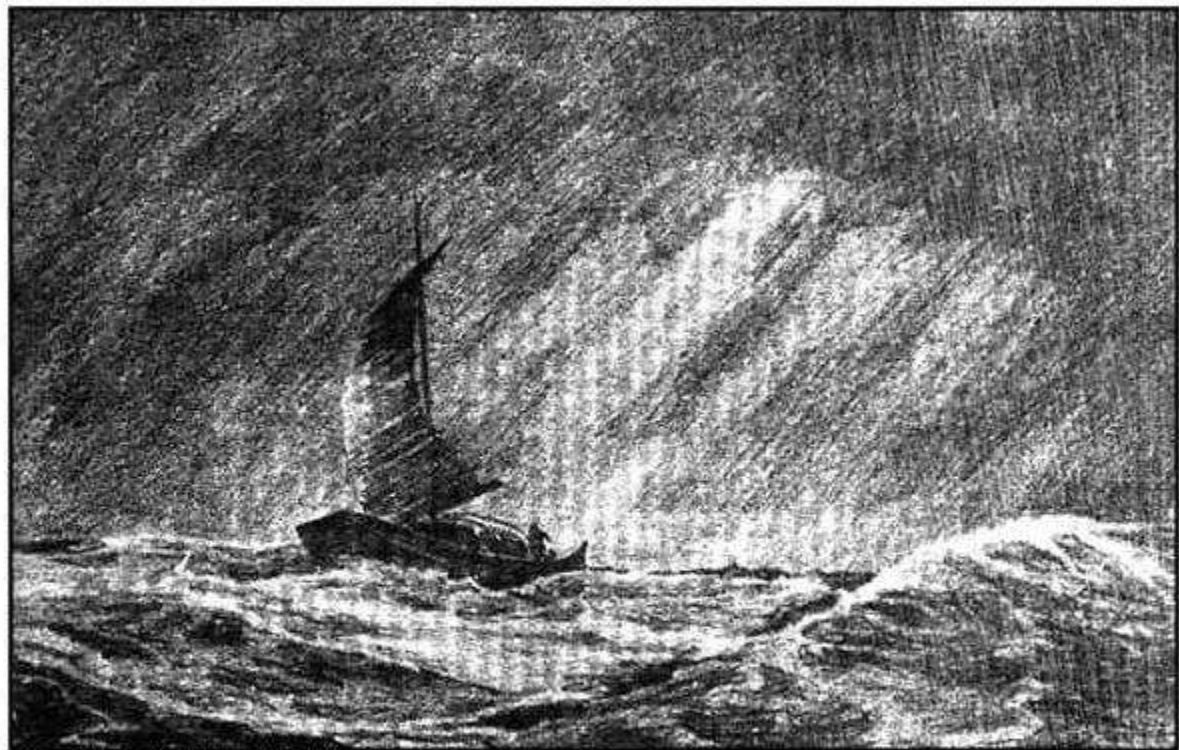
(16) 参谋长、侦察科长规定给他两天的准备时间，同时告诉他：江南有我们的游击队，过江后，要首先和他们取得联系。直到月亮偏西，李连长才和首长们告别。



(17) 两天后的夜晚，东南风吹刮着一阵阵的牛毛细雨。李连长带领着一队精神抖擞的侦察兵出发了。参谋长和侦察科长直送他们到江边。



(18) 上了船，东风鼓起帆篷，小船像一支离了弦的箭，飞向江心，在风雨中乘风破浪地驶向江南去了。



(19) 小帆船在波浪中起伏着前进。



(20) 离南岸只有四五百公尺了，突然，下游方向传来了隆隆的马达声。一艘敌人的巡江炮艇向小帆船冲了过来。



(21) 敌艇越来越近了，李连长打开手电筒向敌艇绕了三个圈。匪军们以为是“自己人”，嘟囔着说：“要你们巡江，真扯他妈的蛋，下次再碰着老子，一炮掀你们下大江！”



(22) 敌艇应付过去了，侦察兵的小船顺流直驶向南岸去了。



(23) 到了南岸的峭壁下，大家立刻跳进齐腹深的急流里。



(24) 李连长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地形。最后决定就在这里登陆。侦察兵搭成了人梯，艰难地爬上了这座光秃秃的峭壁。



(25) 岸上是一片油菜田。靠江边的左面有一个地堡，隐约还可以听得匪兵们谈话的声音。李连长和他的侦察兵悄悄地避开地堡，向南爬进。



(26) 突然，一道雪亮的手电光从地堡的枪眼里直射出来。李连长他们立刻屏住气，把身体紧贴着菜地。眼看着手电光慢慢地从他们的脊梁上掠过。



(27) 电光熄灭了，大家又悄悄地继续爬。周长喜、吴老贵、杨威爬在最前面。他们搜索道路，拔除了敌人钉在地上的竹签，剪断了地雷的绊索，剪开了铁丝网。



(28) 爬着，爬着，已经接近了长堤。只见堤的东西两侧相距五六十公尺，有两座碉堡。碉堡外面有两个敌人的哨兵来回的走动着。吴老贵和杨威就悄悄地爬了上去。



(29) 突然，吴老贵警戒着的方向有两个端着冲锋枪的匪军迎面过来了。



(30) 眼看那两个匪军走近了。吴老贵猛然跳起，飞起一腿，把走在前面的一个匪军踢下了长堤；后面的一个匪军，扭头就跑，一面鸣枪告急。



(31) 霎时间，四面升起了敌人的信号，枪声乱成一片。李连长见情况紧急，连忙跃起身来，命令：“跑步前进！”



(32) 密集的枪声把匪军长从睡梦中惊醒过来。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，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吓得浑身哆嗦正好情报处长匆匆地跑来：“报告军座，有一小部份共军，突破了廿八号防线，偷渡登陆……”



(33) 匪军长听了又气又怕，把参谋长、情报处长狠狠地训了一顿，并命令搜索营立刻封锁大河，天一亮闪就围山清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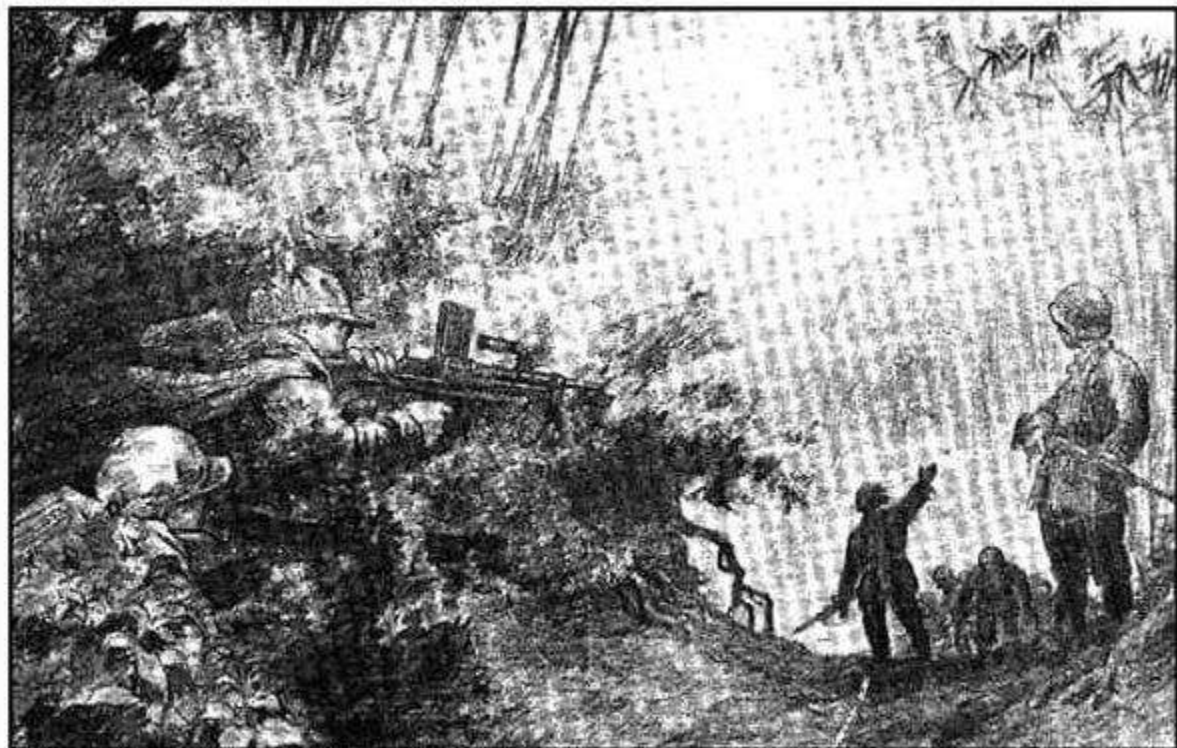
(34) 这时，李连长和他的侦察兵已经到了白马山上。李连长观察了一下地形，决定就在靠公路的竹林里暂时隐蔽。吴老贵认为竹林靠近公路，不妥当。李连长说：“这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！”



(35) 不多一会，远远地就传来了摩托车的声音。李连长胸有成竹，命令周长喜、杨威保护报话机，由吴老贵带机枪组负责掩护，并且嘱咐在敌人没发现以前，谁也不准开枪！



(36) 敌情报处长带领搜索营配合县清剿大队的八百个匪军，分乘摩托车和十几辆卡车到了山下老君庙前。情报处长说：“侯大队长，山南由你负责，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，经仔细搜索！”



(37) 匪军分成南北两路，顺着山腰战战兢兢的搜索前进。一队匪军快到竹林子边上了，侦察兵看得准切，个个手按扳机，准备随时和敌人搏斗。



(38) 不出李连长所料：匪军班长见竹林了面积不大，又靠近公路，就叫匪军绕过去了。接着背后的树林里就响起了枪声。李连长对着吴老贵现出一丝会心的微笑。



(39) 匪军们打了一阵枪，却又不敢进树林里去，只在外边贼头贼脑地哇哇叫：“看见你们啦，快出来吧！”“快投降吧，国军有赏！”这样嚎叫了一阵，就都躲躲闪闪地溜回山下去了。



(40) 不一会，只听得一阵马达声响，匪军去远了，侦察兵们都喘了一口气。这时，风雨不停地呼啸着，天也渐渐黑下来了，大家才感到又冷又饿。李连长看到不远的山坳里有一所茅屋，就决定先去了解一下情况。



(41) 大家爬到了茅屋边，遍地散着破破烂烂的东西，知道是刚才遭了匪军的洗劫。再看那屋边有一座坟，一位老奶奶挽着小姑娘正在坟前叹息：“你爹妈给汉奸侯登科害死八年啦！我们的人什么时候才回来！”



(42) 老奶奶一面哭，一面喃喃地诉说着。一位跟老奶奶差不多年纪的老爷子劝着把她拉进屋里去了。



(43) 李连长在草丛里听得清清楚楚，原来这还是烈士的家属。他立刻过去轻轻地敲门。可是老奶奶和老大爷以为还是白天的匪军，怎么也不肯开门。李连长知道是误会了，就说：“老妈妈，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。”



(44) 陈老奶奶的眼睛贴紧门缝往外瞧，在闪电中，她看见十几个人浑身水淋淋地站在屋檐下，正在疑惑不决的时候，门外又传来了另一个人的恳求声：“老奶奶，请你相信我们，开门吧！”



(45) 老奶奶听着，听着，不觉眼泪簌簌地落下来，她想：“怕是真的。”就轻轻地开门一看，果然是解放军，不禁一把搂住李连长哭着说：“你们真的回来啦！”



(46) 陈老爹机警地叫小姑娘出去给同志们望风。老奶奶见同志们水淋淋的，就忙着去生火给他们烧饭，烤衣服。李连长说：“老奶奶，不能点火会给敌人发现的，还是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们吃一口吧……”



(47) 老奶奶从床底下拿出半罐子锅巴给同志们充饥。大家刚要吃的时候，小姑娘匆匆忙忙的奔了进来说：“爷爷，有人来啦！”



(48) 陈老爹刚领同志们走出后门，前面就进来了一个健壮的穿便衣的姑娘。老奶奶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游击队队长刘四姐。



(49) 老奶奶兴冲冲地领着刘四姐到屋后的一个山洞里，给大家互相介绍。李连长和刘四姐紧紧地握住手，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兴奋。



(50) 大家别了陈老奶奶向山上走，一路上李连长和刘四姐谈着这次过江的任务，为了要安置电台，决定先回到游击队的根据地。快到河边时，只见两岸都烧着篝火，匪军已把这条大河封锁了。



(51) 要通过这条大河，只有一条石桥。但是这条桥上，敌人架着机枪，警戒非常严密。刘四姐和李连长只得命令大家在路边的小松林里隐蔽下来。



(52) 黑暗中，石桥上忽然闪着一盏灯笼光，悠悠晃晃地直奔大路而来。匪大队长侯登科走在中间，两个保安队员一先一后的保护着他。杨威问李连长：“抓他来了解了解，怎么样？”李连长只是摇摇头。



(53) 侯登科走过松林，在村头就停了，回过头来对护送他的保安队员就：“你回去吧，告诉你们中队长，千万不要大意，大意失荆州！”



(54) 说完话，那个保安队员就回去了。李连长看得清清楚楚，立刻向杨威、周长喜做了一个手势，他两人就一阵风似的窜到前面大路边的水沟里埋伏下来。



(55) 那个保安队员边走边哼着曲子，刚到松林前，忽然脚下一绊，跌了个狗吃屎。杨、周两人立刻扑上去把他按住了。他还想叫喊，一块毛巾已经塞进了嘴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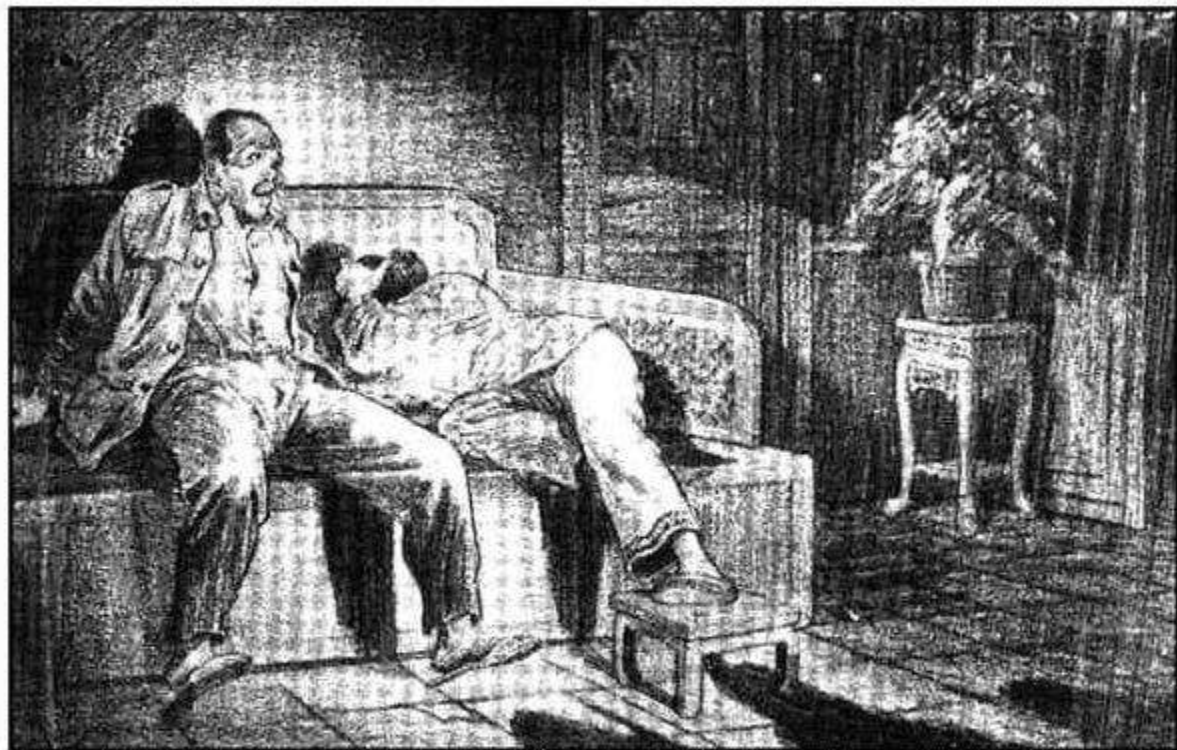
(56) 杨威、周长喜把他押进松林里问明情况后，李连长计上心头，就叫他带路，直奔侯登科家里来。



(57) 到了侯登科家门口，那个队员就上前敲门，只听得狗腿子侯七吆喝着出来了：“谁呀？半夜三更的。”



(58) 侯七刚开门，一只大手伸进去掐住了他的脖子。紧接着“嗖嗖嗖”窜进十几个人影，把他绑了，随手就把大门关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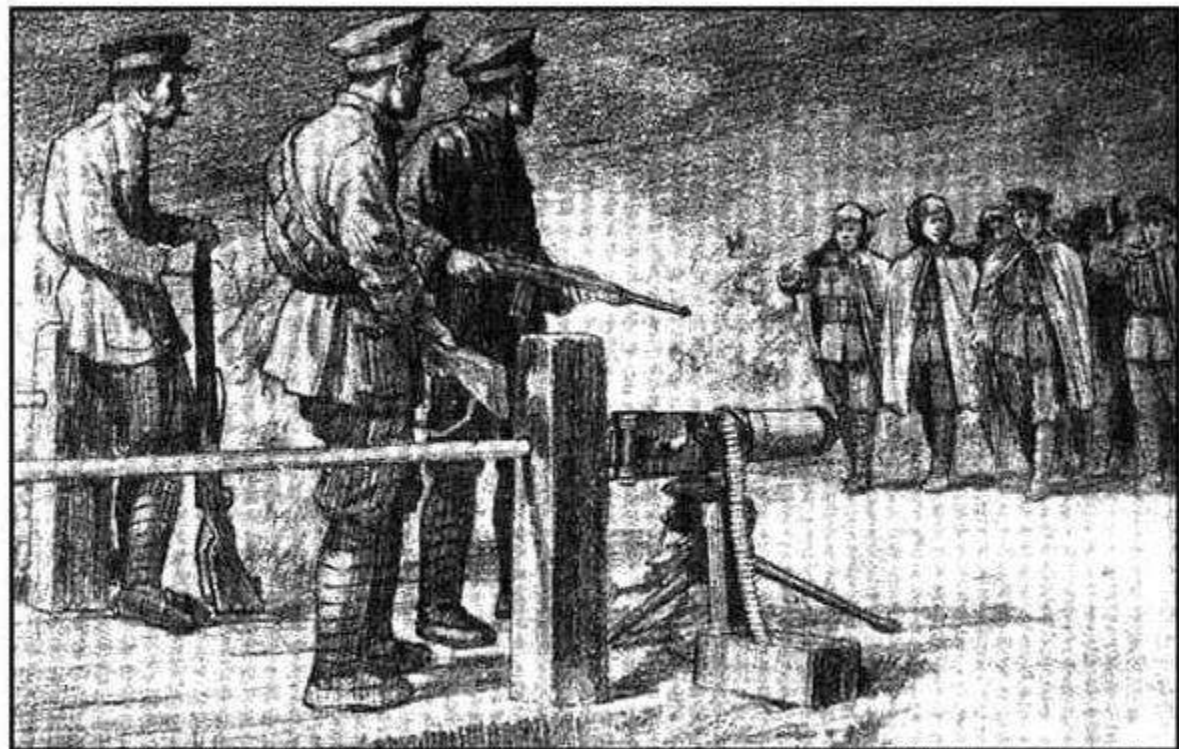
(59) 侯登科到家不久，正在房里抽大烟。听到外面的人声，刚迷迷糊糊的坐起身，只见两支黑洞洞的自动枪已对准了他的胸口。



(60) 侯登科吓得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，瘫做一团。杨威把侯七也押了进来，摺在地上。李连长警告他们说：“要有人来，你们好好地给打发走！否则就是你们活在世上最后一天了！”



(61) 天一亮，侦察兵都集中在堂屋里。吴老贵把手杖递给侯登科说：“这玩意儿，你还拿着吧！”杨威把退了子弹的快慢机也递还了侯七。



(62) 大雾弥漫的早晨，一队人影向石桥直奔而来。石桥上架着一挺机关枪，三个疲倦不堪的保安队员警戒着。



(63) 匪军见他们的大队长像有什么心事似的，以为这一定是来了什么大官。吴老贵就大摇大摆的走到匪军的哨兵跟前，有意瞪了他们一眼，只吓得几个匪军慌忙立正敬礼。队伍就顺利的通过了石桥。



(64) 队伍跟着刘四姐翻过一个山头，就到期湖边。刘四姐有意走到侯登科身边说：“侯大队长，你认识我吗？”侯登科失神地望着她，只是摇摇头。刘四姐冷笑着说：“八年前，你烧掉我家渔船，杀了我父亲，就忘记了吗？”



(65) 李连长听了刘四姐这番话，心里很惊讶。他暗暗的打量着她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。猛然想起八年前曾救过他性命的那个渔船上的小姑娘。他就问刘四姐：“刘队长，你在渔船上待过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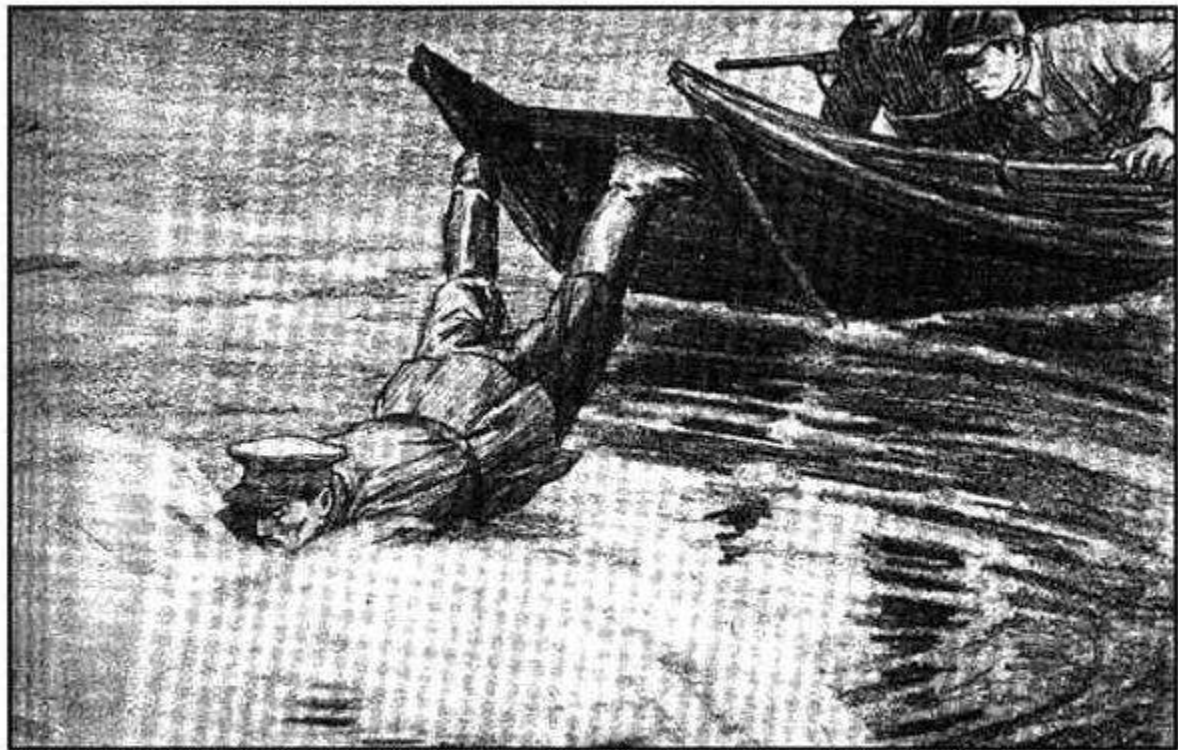
(66) 这时候，山北远远地传来了稀疏的枪声，敌人追来了。刘四姐不慌不忙，走到湖边吹起一声又细又长的口哨，顷刻间，芦苇丛里就钻出一只木船来。



(67) 船一靠岸，队伍迅速上了船，人多势重，木船搁浅了。刘四姐从队员手里取过一支竹篙，插进船头底下，用力一扛，船就给她推出丈把远。



(68) 接着只见她双手平握竹篙往前一跳，竹篙点入水中，她就像燕子似的轻轻地落到船头上。这个动作是李连长八年来记忆中最深刻难忘的一幕，他想：“眼前的刘四姐莫非真的就是昔日渔船上的姑娘？……”



(69) 李连长正在苦苦地追忆往事，突然“噗通”一声，侯登科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跳入湖里逃走了。



(70) 不一会，在离船六、七十步远的水面上泛起一串圆波，侯登科的头冒出了水面。刘四姐手起枪响，只见水面上飘起了一缕肮脏的污血。



(71) 眼看侯登科的尸体慢慢地沉入湖底不见了，船也靠了岸。李连长不断地打量着刘四姐的举止动作，特别她那一对大而发亮的眼珠，和当年的那个小姑娘真是越看越像。



(72) 李连长说：“八年前，我从皖南突围出来，负了伤，跑到江边，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，她冒着生命危险，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……”刘四姐一听愣住了，她没想到李连长就是八年前她救的那个新四军。



(73) 李连长越看越像。他说：“我相信这样勇敢的姑娘一定还在人间，分手的时候我对她说过，我永远忘不了你……”刘四姐说：“见面都不敢相认，还说忘不了？”不由脸一红，低下头来。



(74) 李连长和刘四姐的巧遇，大家都感到高兴，边走边谈，不觉已经到了游击队的根据地。在村头古庙的庭院里，侦察兵和留守的游击队员热烈地拥抱在一起。



(75) 接着来了老百姓的慰问队。老大娘，老大爷，小孩子，姑娘们挤了一屋子，送菜的送菜，送饭的送饭，在庙里好比开了一次军民联欢会。



(76) 正热闹的时候，放哨的游击队员报告有情况。李连长和刘四姐立刻跑上山坡一望，只见山下远远地有三串火把光，正向这个方向移动过来，敌人真的追来了。



(77) 游击队和侦察兵翻过两座大山，转移到一个森林里，大家动手，用树枝、树皮搭起一个个的小棚子。李连长和刘四姐在一棵大树下用电筒照着地图，研究他们的侦察计划。



(78) 第二天，李连长、吴老贵、小马、周长喜、杨威他们都换了便衣，扛着锄头、箩筐，夹杂在敌人看押下的民工队伍里。刘四姐手里挎着一只香烟篮子，赤着脚忽前忽后地走在队伍的左右。



(79) 长堤上一片荒凉，老百姓的房子全被匪军拆光了。吴老贵、小马、周长喜都被分配在江边打木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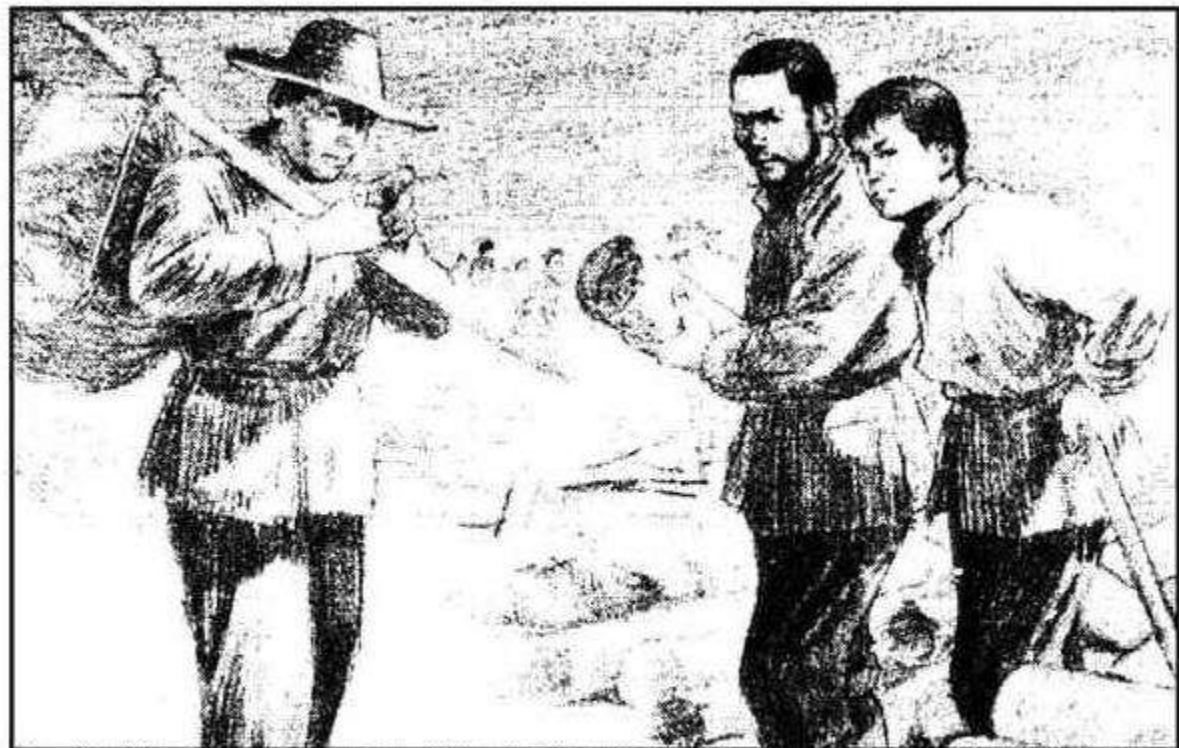
(80) 李连长和杨威被派去抬石头，走到水神庙边，只见一个匪军连长坐在庙前，指着地图不知和匪兵们在讲些什么。



(81) 李连长走到背后，故意挣断了草鞋的绳子，歇下抬筐，弯腰偷看匪连长面前的地图。



(82) 匪军连长和兵士们讲完话，就叠起地图放进皮包里，顺手在身边拿起一支钓鱼杆，向江边去了。李连长和杨威看得准切，也就抬起石筐“吭哨，吭哨”的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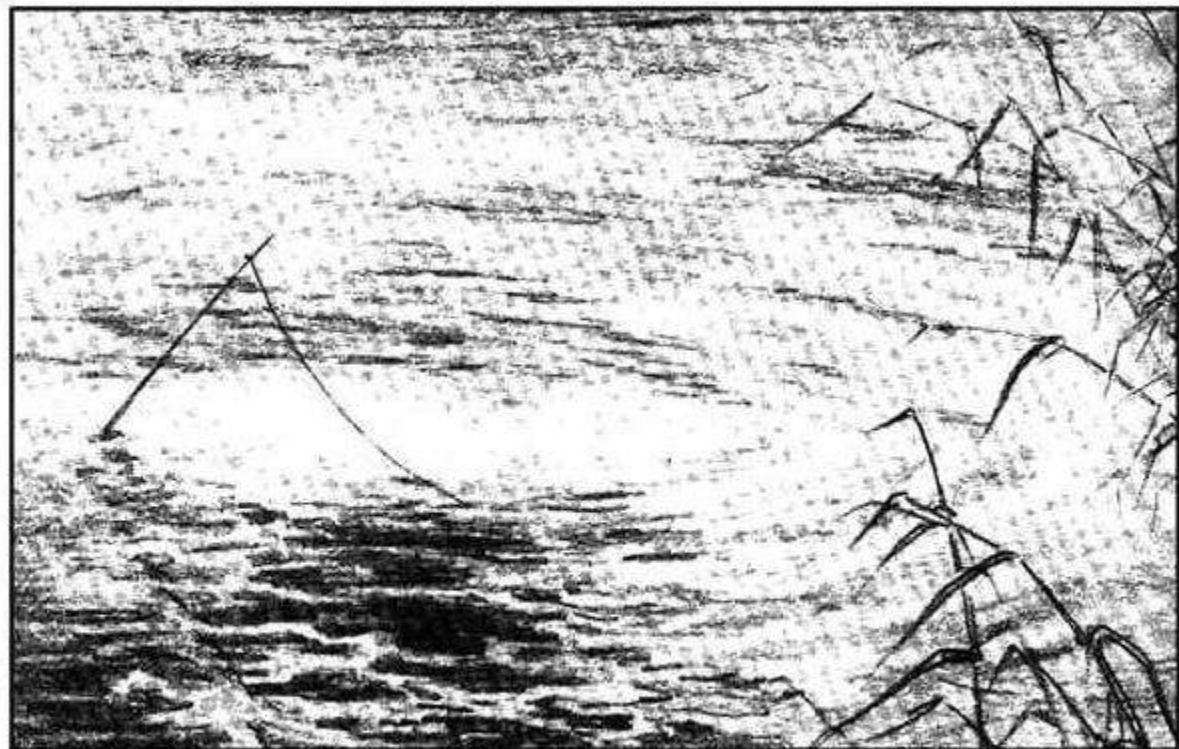
(83) 匪连长在一块芦苇滩边坐了下来。李连长就故意走到正在打樁的吴老贵身边，用手一指，轻轻地对他说：“你和小马把他身上的皮包取来，动作要迅速！”



(84) 吴老贵和小马交换着眼色，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立刻先后沉入水底。



(85) 匪军连长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，突然窥水面上冒出一颗毛茸茸的人头，不由得心里一惊。



(86) 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蓦地窜起两个人，拖住了匪军连长。一个掐住他的脖子，一个用力把他拖进了水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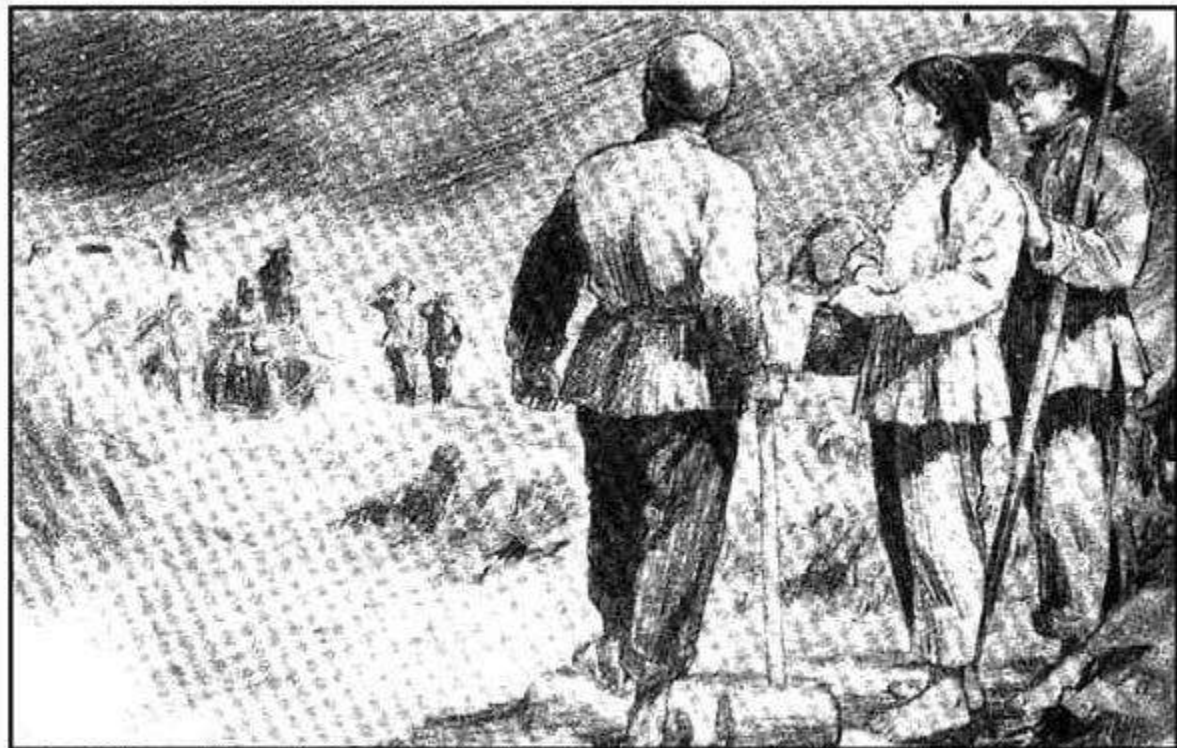
(87) 吴老贵和小马在芦苇深处，结果了那个匪军连长，在他的皮包里取出地图，还有一本编制表，一起叠成了一个小块，见四面无人，就把这小块交给了正在望风的周长喜。



(88) 周长喜走到李连长跟前，轻轻地说：“东西弄到了！”正好刘四姐一路叫卖过来，李连长就向她招招手说：“来，买盒烟！”



(89) 李连长取了一包烟，周长喜假装付钱，把地图和编制表交给了刘四姐。她很快就把它装进了一只空香烟盒里。



(90) 这时候，只听得一阵马达声响，十几辆三轮摩托车开了过来，匪军情报处处长也来到了工地。大家立刻散开。继续打木樁，抬石头去了。



(91) 晚上，大家回到了根据地，李连长伏在桌子上，对照着地图，由报务员匆匆地拍发着从江南第一次发到江北的情报。



(92) 刚发完电报，就接到了参谋长的回电：“大军准备廿一日全线渡江，要随时掌握敌情变化，随时报告！”李连长和刘四姐读了，觉得又紧张，又兴奋。



(93) 当晚召集了全体游击队员和侦察兵的扩大会议。由李连长做了动员报告。之后，他把侦察兵分成两组，交换出发，日夜侦察敌情。吴老贵、周长喜、杨威、小马第一组，当晚就摸索下山去了。



(94) 这时，匪军团司令汤恩伯又派来了一个榴弹炮团，妄想挽救灭亡的命运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在深夜里偷偷地开进阵地来。吴老贵等四人，刚巧来到公路附近，只见卅多辆十轮卡车拖着炮，风驰电掣的过去了。



(95) 一刹那，卅几辆炮车拐过一个弯就不见了。侦察兵拼命的追，追到弯口，只能望见远处隐约闪耀着的一片车灯，连方向也很难辨别了。



(97) 第二天夜里，周长喜冒着生命危险，穿着匪军的制服，背着电话机，来到匪军的司令部附近菜田里，希望从敌人的电话里能得到一些线索。刚搭上线，双方正在讲话：“决定在东南面高地建立榴弹炮阵地……”



(98) 周长喜听完话，用尽平生力气，奔回根据地，向李连长报告：“报告连长，从电话中发现了榴弹炮阵地——在东南面高地。……”



(99) “东南面高地”是一个新的线索。天一亮，李连长就带着侦察兵都化装成民工模样，准备进一步侦察榴弹炮阵地的确实位置。但是刚到公路边，就给匪军的哨兵挡回了。



(100) 李连长和刘四姐在公路上兜了好几个圈子，到处都是匪军的哨兵，没法通过。只有一辆十轮卡车装着粮食，来回在公路上奔跑着。



(101) 晚上，侦察兵和游击队员们聚集在森林的草地上。李连长来回踱着想：“首长命令我们随时随地掌握敌情变化，如果不能把这个榴弹炮团的情况搞清楚，报告过去，那我们的部队要受到多大的伤亡……”



(102) 夜深了，只有李连长和刘四姐还在山棚子里苦苦地思索着。忽然刘四姐走到李连长身边，轻轻地说了几句，李连长脸上立刻现出了笑容。



(103) 天刚麻麻亮，曲折的公路上，出现了一辆独轮小车，车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，膝上放着个红包袱，像是一个回娘家的新媳妇。



(104) 相隔半里路，又来了七八辆装着米袋的小车，前拉后推，吱吱轧轧地前进着。押车子的戴着礼帽，戴着一副黑眼镜坐在毛驴上，模样像个伪保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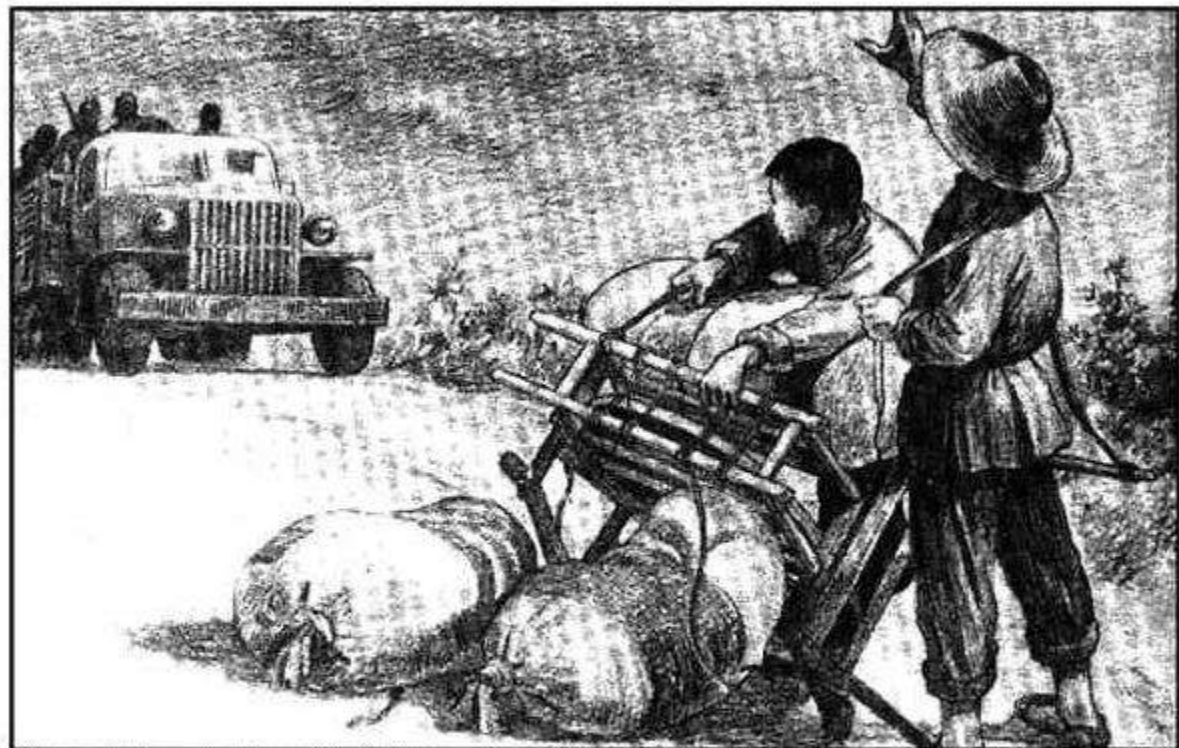
(105) 前面的小车子到了大桥边，守桥的匪军检查了她的通行证，打开她的包袱，里面净是些欢喜团子和糯米粑粑，匪军一挥手，就放她过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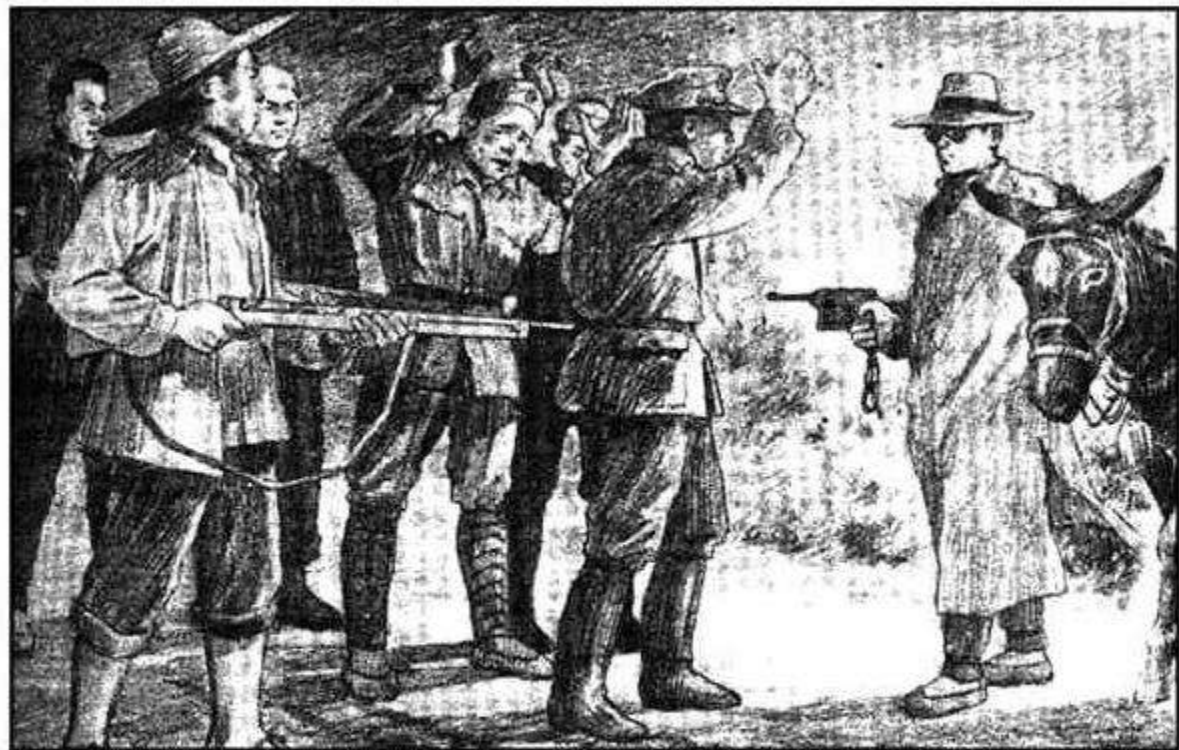
(106) 米车到了桥口，那个押车的匆匆跳下毛驴，脱下礼帽，点头哈腰的向匪军一鞠躬说：“是大米，送到山上军用仓库去的，嘻，嘻……”匪军摸一摸米包，也放行了。



(107) 小车队到了白马山东山脚下的老君庙前。押车的和年轻姑娘对望了一下，刚要停下来，只见公路的北端，扬起了灰尘，一辆十轮大卡车远远地驶来了。



(108) 十轮卡车一会儿从坡上就到了眼前，小车队正继续吃力地前进着，忽然小车车身一歪，“喀嚓”一声歪倒在公路中间，车上的米包滚了一地。



(109) 正在急驶的十轮卡，只得猛然煞住。卡车上立刻跳下五六个匪军，气势汹汹地跑到押车人身边，刚要发作，推车的人都立刻围了拢来，一个个摸出枪，枪口都对准着蒋匪军。原来这都是我们侦察兵化装的。



(110) 周长喜和吴老贵顺手把匪军的汽车兵从车上拉下来，和几个匪军一起押到老君庙左边的竹林里。刘四姐和游击队员在竹林外面警戒着敌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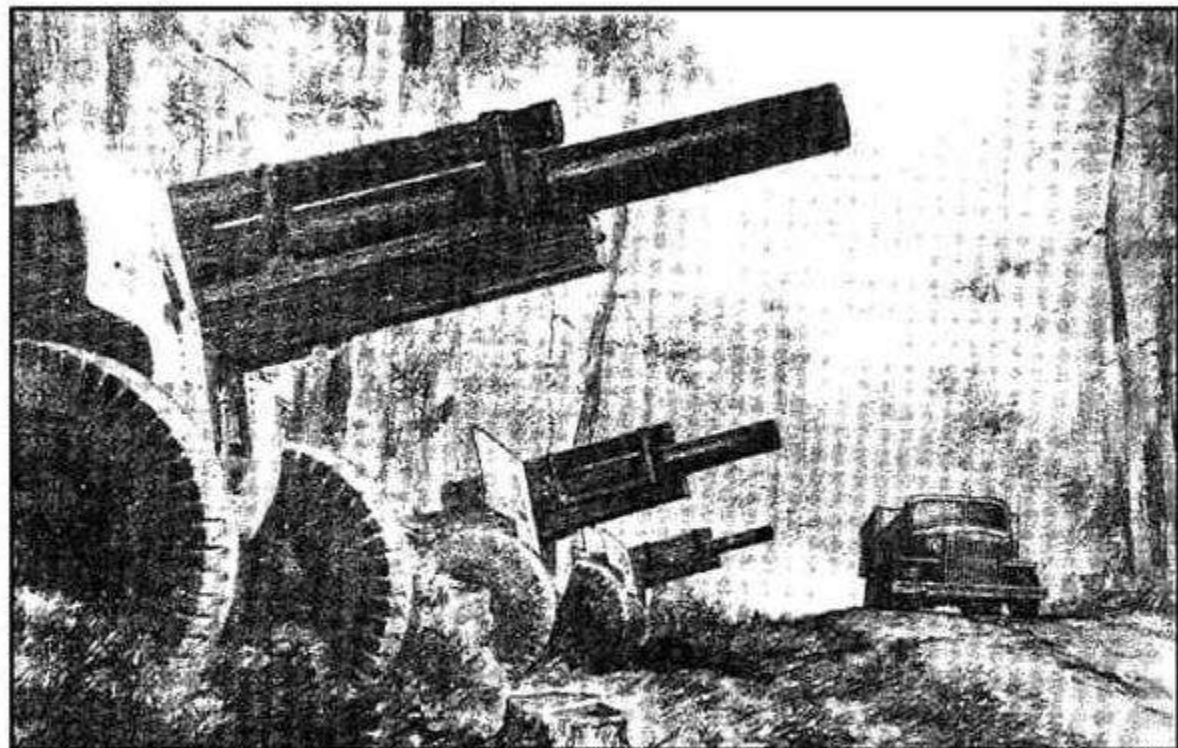
(111) 不一会，李连长和侦察兵们都换了敌人的军服从竹林里走出来，爬上十轮卡。周长喜很快的先钻进了驾驶室，李连长也跳进了车厢，对刘四姐说：“竹林里的几个人请你处理一下，然后在南边三岔路口等我们！”



(112) 周长喜一松煞车，十轮卡车就飞快地驶下了山坡。李连长坐在驾驶台边，一路上和沿途的匪军挥手招呼着。



(113) 车子到了三岔路口，只见几十个匪军端着枪守卫在竹林口，一个手里拿面小红旗的匪军问：“哪一部份的？”李连长用手拍拍车门回答说：“八十八师工兵营！”匪军们一看车门的番号也就放行了。



(114) 十轮卡车绕过竹林，就是一片广阔的松树林。卅多门榴弹炮整整齐齐的都分布在松林里，黑黝黝的炮身伸出林外，炮口指着长江的北岸，几百个炮兵正在加紧地修筑工事。



(115) 十轮卡车的速度慢下来了，在松林里缓缓地行进着。李连长趁机取出地图，把炮位的分布、距离、炮的口径分别仔仔细细地在地图上用红线划下来。



(116) 卡车一停，吴老贵和游击队员们纷纷跳下车，就动手砍松树。一个匪军的炮兵参谋气冲冲地走过来责问：“你们奉谁的命令，到这里来砍树？”李连长说：“我们是奉了师长的命令！怎么？这里不让砍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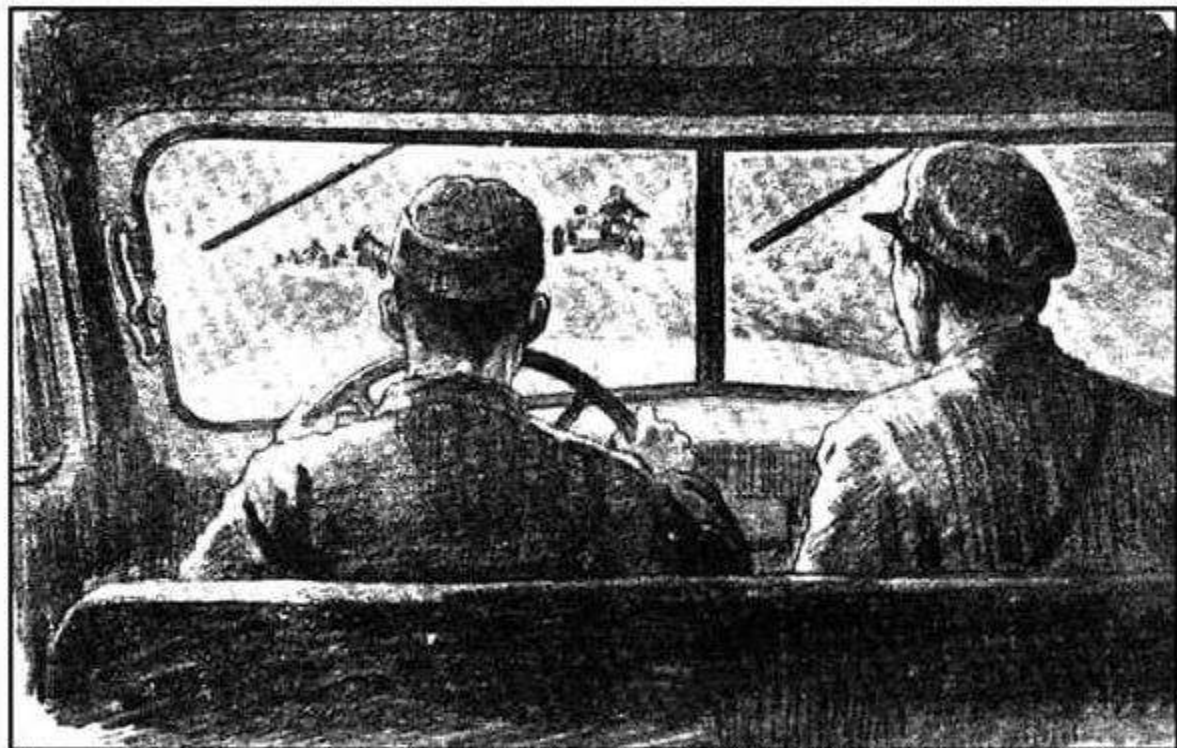
(117) 匪军参谋一听说是师长的命令，早就吓软了。李连长递烟、点火和他假意客气了一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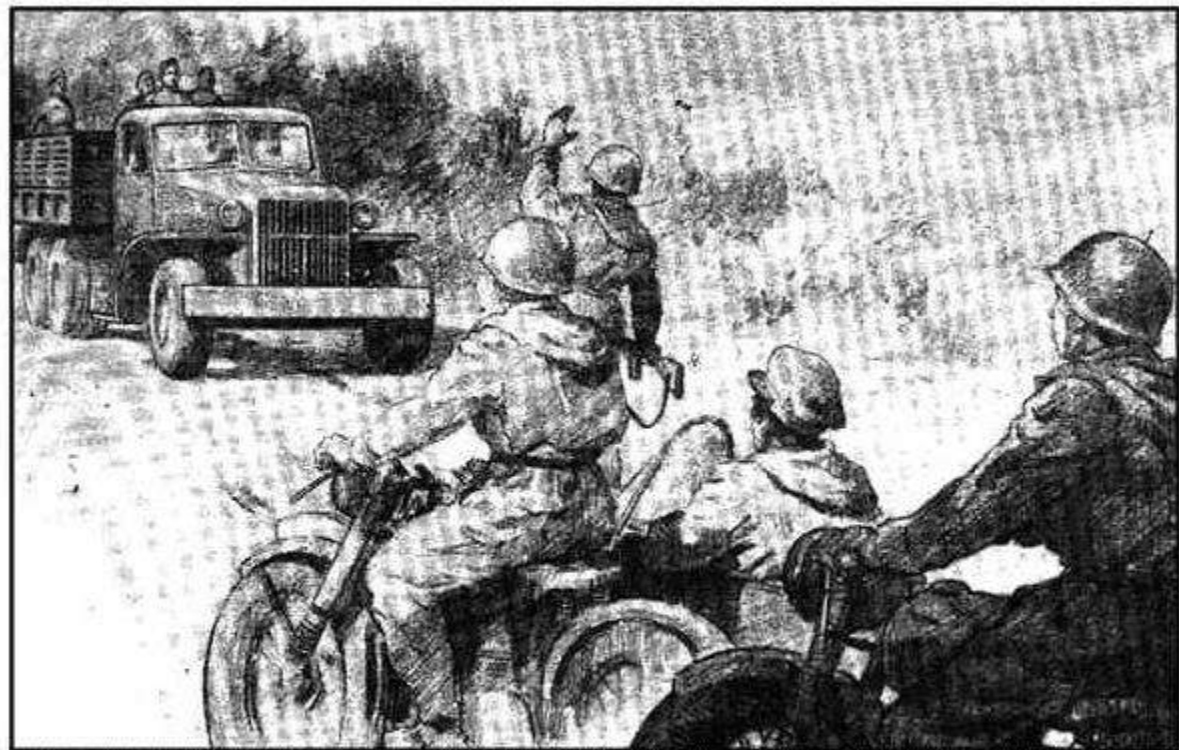
(118) 侦察员们开始砍着树木。李连长进一步和匪军参谋东拉西扯的谈开了。他说：“喂！老兄，这次我们的江防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！”那参谋也夸口道：“当然，我们准备了三万发炮弹，只要一有动静就开炮！”



(119) 不到两个钟头，松树已经砍满了一卡车。李连长就命令开车，一面和那个匪军参谋挥手告别。



(120) 卡车刚绕出松林，只见前面扬起一片灰尘，远远地有十几辆三轮摩托车迎面驶来。周长喜说：“糟糕！又碰上一伙敌人了！”李连长说：“不怕，我们脸上又没有字！”



(121) 十轮卡刚驶近摩托车边，早有几个匪军搜索兵端着枪拦在路心。匪情报处长大摇大摆地坐在车兜里。周长喜和李连长的眼睛对望了一下，就慢慢地停了下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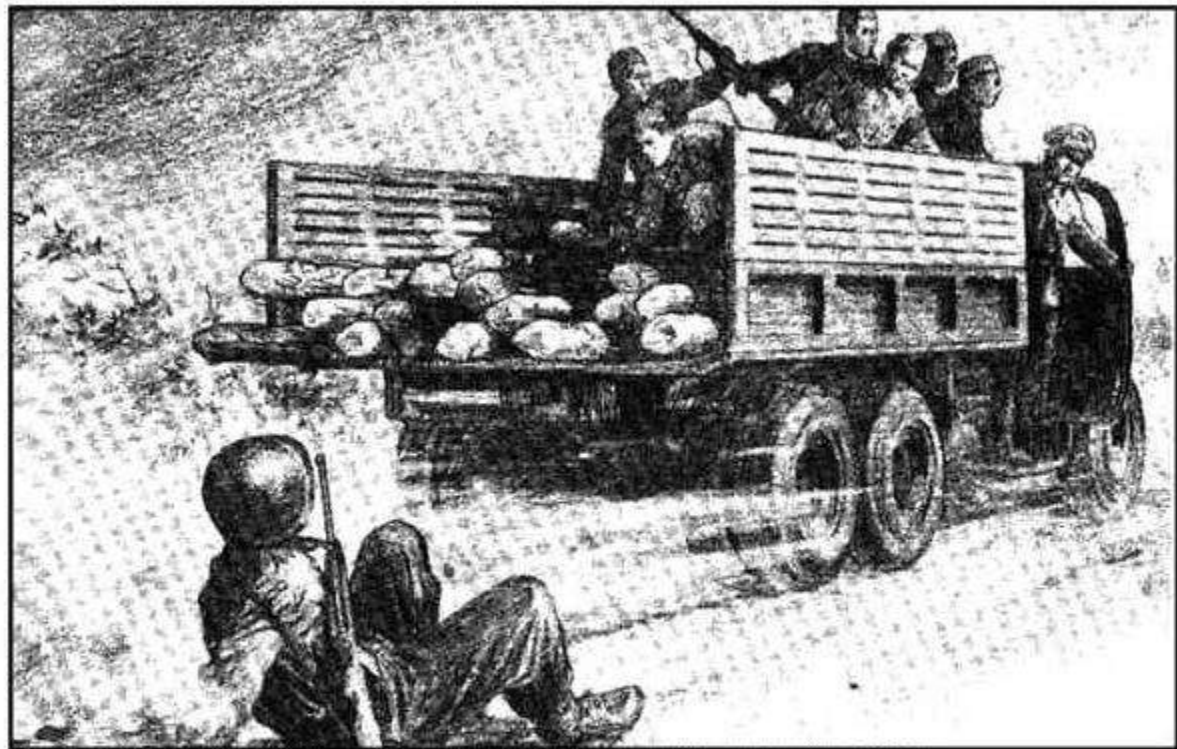
(122) 李连长跳下车来，他从匪情报处长的神色中判断，决不是为了他们而来的，就先跑过去向他行了个礼：“报告长官，我们是八十八师工后营，奉令来砍树的，江边工事急需木材用！”



(123) 匪情报处长停了一下，忽然怪声怪气地问：“你们师长、参谋长、营长叫什么名字？”李连长早在江边钓鱼的匪连长皮包里的编制表上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回答得一点也没有错。



(124) 情报处长见诈不出一一点破绽，就问随从副官，哪里有电话？副官指着前面一间小屋，就领着他匆匆地打电话去了。李连长心里有点焦急，可是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的吸着烟，慢慢地走到卡车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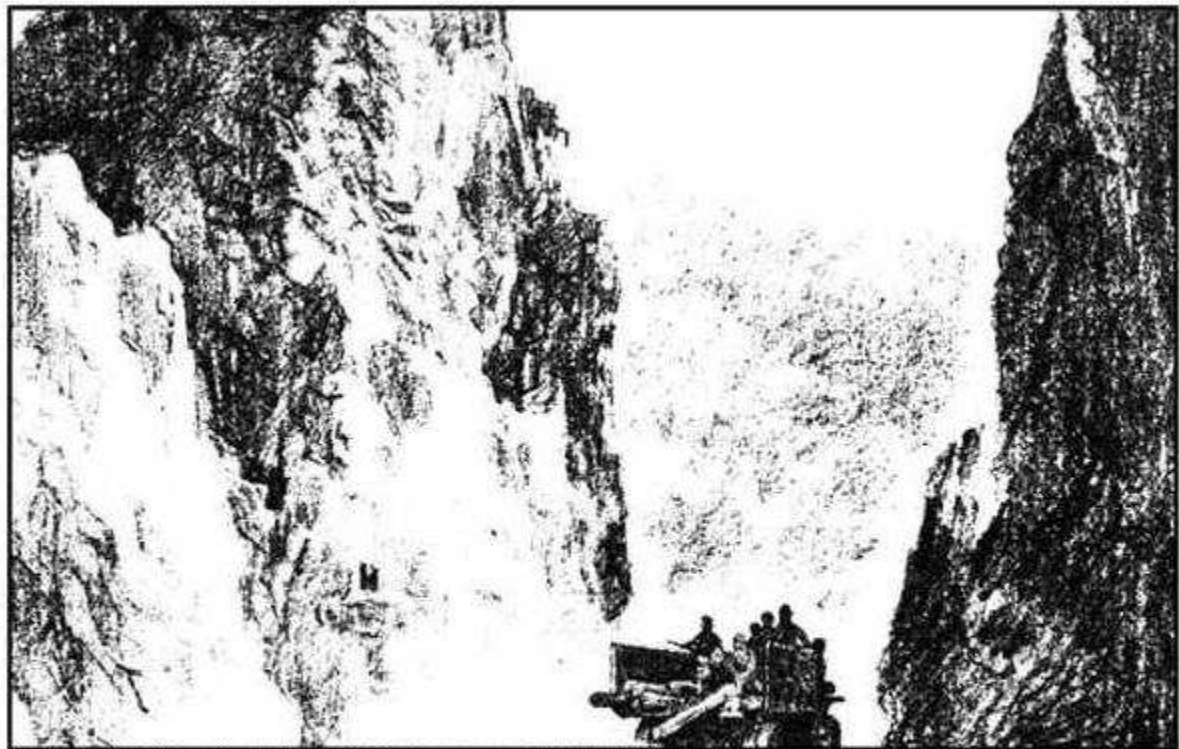
(125) 到了卡车跟前，和同志们使了一下眼色，猛抬手，先打倒了站在卡车边的那个匪军。



(126) 匪军情报处长电话里问了工兵营，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，等他跑出小屋，李连长已经跳上卡车，“呼”的一声开远了。只气得他像一只负了伤的野兽，顿着脚咆哮着：“快追！快追！快给我追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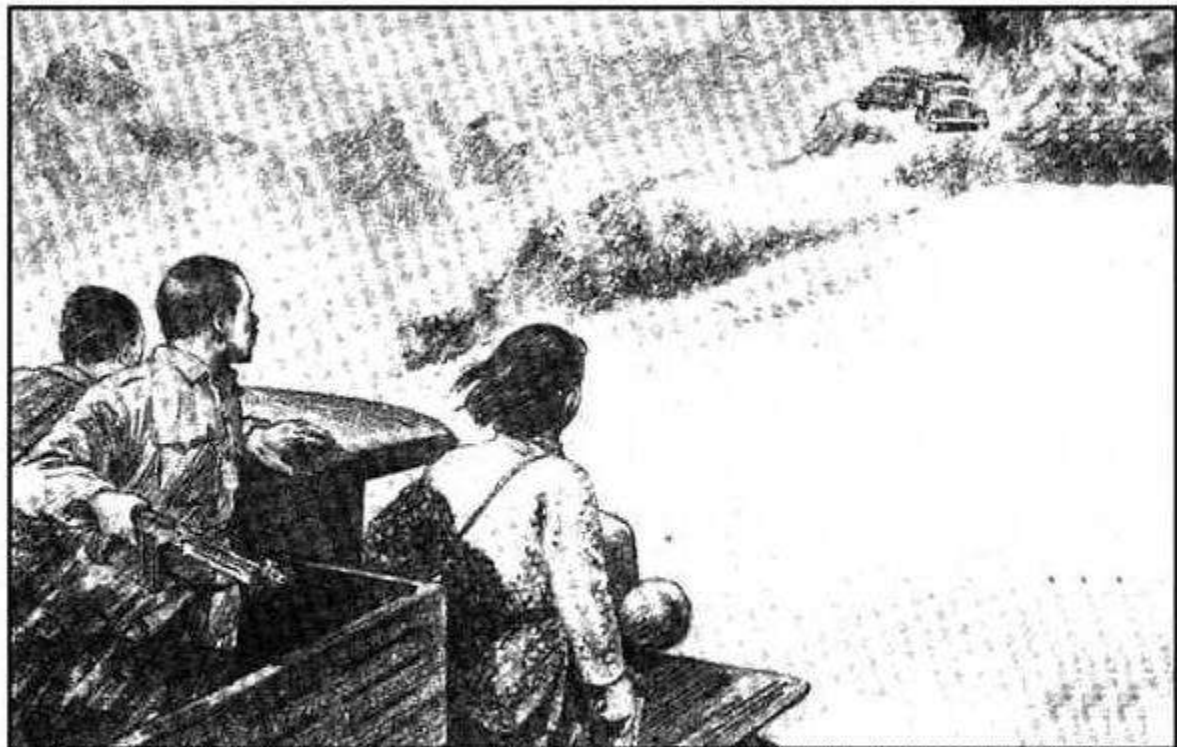
(127) 十轮卡车来到三岔路口，把速度一慢，刘四姐和游击队员立刻从公路边的草丛里跳了出来，纷纷上了车。



(128) 一路上大家把车上的树枝纷纷卸在公路上，阻碍追击的敌人。



(129) 一刹时，十几辆摩托车都飞过障碍追来了。刘四姐和队员们瞄准摩托车一阵射击，把前面的两辆摩托车立刻打到山沟里去了。



(130) 敌人的摩托车紧紧地追着十轮卡车，卡车转过一个大弯，刚要下坡的时候，迎面又来了好几辆大卡车，车上满装着蒋匪军。



(131) 对面卡车上的匪军集中火力向李连长的十轮卡车射击，突然“砰砰砰”三颗子弹穿过了驾驶台的玻璃窗，打在周长喜的身上。他一时就失去了知觉，方向盘也脱了手，车身也倾斜了。



(132) 血从周长喜的胸前直冒出来。他在剧烈的痛苦中咬一咬牙齿，用尽全力扶正了方向盘，踩住煞车，才把卡车停下来，吃力地说：“连长快下车……上山……我不中用了……”



(133) 前后两面的敌人越来越近了。李连长沉痛地紧握了一下周长喜的手，跳下卡车，一挥手，大家都奔向西面的山坡。



(134) 周长喜从昏迷中一睁眼，见同志们都安全的向西面山坡奔去了。他就拉大油门，驾驭着空车顺坡对着匪军的卡车飞驰过去。



(135) 坡下迎面开来的匪军卡车，煞车不及，被周长喜撞个正着，立刻轰然一声，两车同时着火燃烧了。李连长和刘四姐的队伍在山头上看得亲切，大家都沉痛地摘下帽子，哀悼着英勇牺牲的周长喜。



(136) 却说匪军因为“追剿”我们的侦察队一再失败，就组织了一支便衣队，经常化妆老百姓在山里进行侦察。



(137) 这天，李连长和刘四姐好不容易在大山丛中，避开匪军的追击，带着队伍，回到根据地。刚进村子，被潜伏在竹林里的匪军便衣队发现了。他们一面监视着。一面派人溜回去报告。



(138) 李连长一回来，就匆匆地走进茅屋，命令报务员立刻和江北联络。



(139) 报务员接通电话，李连长掏出地图对着话筒呼喊：“黄河，黄河，我是长江，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！”不一会，报话机上的喇叭里就传来了回音。



(140) 李连长正在通话的时候，想不到匪军接到了便衣队的报告，立刻四面包围了村子，暴雨般的子弹，直向小村飞射过来。



(141) 接着两声巨响，敌人的炮弹正落在茅屋里。李连长急急把刘四姐拉倒地上，报话员来不及躲避，当场就牺牲了。报话机也被打得粉碎。



(142) 敌情报处长率领匪军得意忘形地站在一棵大树后面亲自指挥，在炮火的掩护下，匪军分两路包围了小山。



(143) 李连长和刘四姐集合队伍向森林深处移动，山南、山北都传来了密集的机枪声，队伍全被匪军包围了。



(144) 大家冒着敌人的火力，拼命向山上爬，刚到山顶，李连长就把小马、吴老贵找到跟前。



(145) 李连长从口袋里摸出一份地图，把它卷紧，塞进一只竹筒里说：“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全在这里，我知道你们水性都很好，一定要把它送到江北！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的保护着它！”



(146) 李连长说完话和小马、吴老贵紧紧握手告别。约定情报送到以后立刻对天打三颗红色信号弹作为记号；这边的回答是烧起三堆火光。



(147) 小马、和老贵一先一后的爬出了森林，刚到公路边，只见一队匪军的搜索兵端着枪从森林边冲过；两人又立刻缩了回来。



(148) 他俩绕过树林，慢慢爬到了陈老爹的住处。匪军的手电筒忽隐忽现地照射着，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。小马建议，暂时到陈老爹家中去隐蔽一下。



(149) 门开了，陈老爹就立刻把他们拉进屋里。小马说：“老爹，我们有紧要任务，要过江去……”老爹说：“那带我捉鱼的小木盆去吧，光凭两只手怎么行！”



(150) 老奶奶立刻把木盆和一对小木桨递给小马；陈老爹还坚持要送他们到江边；因为情况危险，终于给吴老贵谢绝了。



(151) 吴老贵背着木盆、小浆；小马端着冲锋枪，趁敌人的哨兵刚过去，就以最快的速度，滑下了山坡。



(152) 刚好一辆匪军的汽车从公路上驶过，两人就轻轻地穿过了公路。钻进长堤边的一片芦苇滩里。



(153) 风吹着芦苇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小马和老贵急急翻过长堤，只见江边已经布满了铁丝网。小马说：“班长，这玩意儿是才弄的吧，我们过来的时候还没有呢！”老贵坚决地说：“过去吧，剪掉它！”



(154) 两人很快地把铁丝网剪开了一个缺口，小马就从缺口先爬了过去。



(155) 吴老贵在铁丝网外面把木盆慢慢地向外推。谁知洞口小，木盆火，一不小心，震动了网上的响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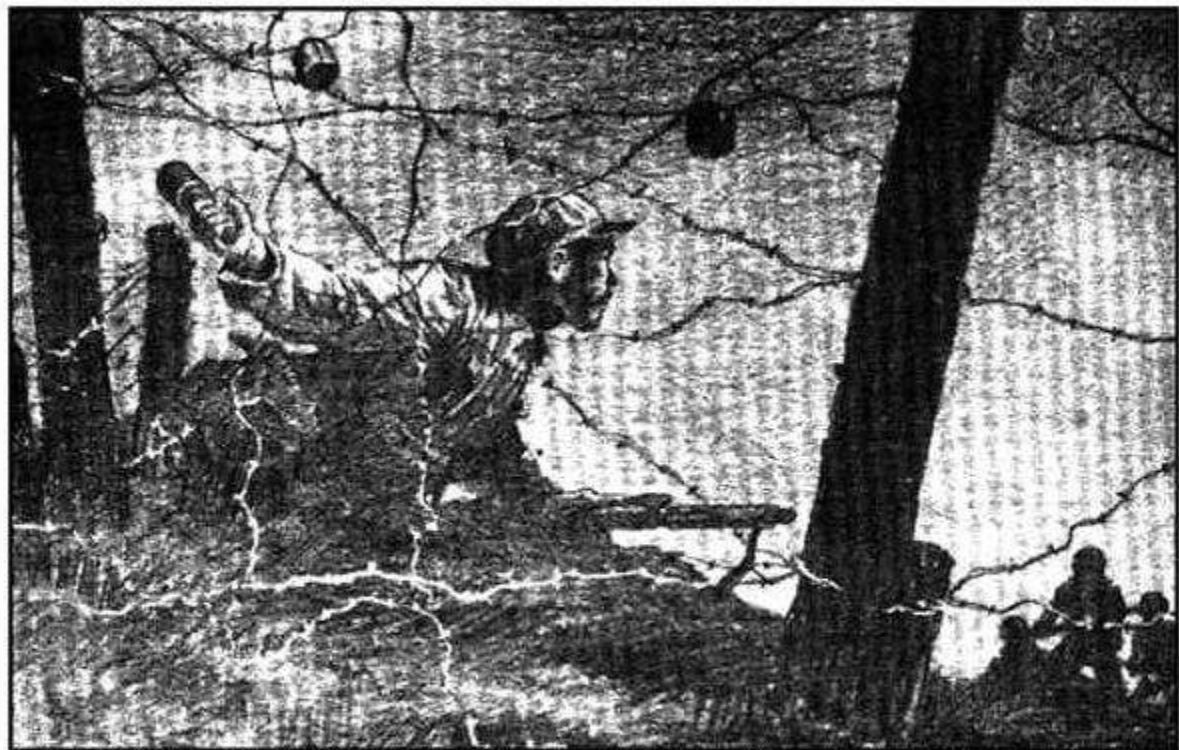
(156) 好几条手电光立刻射了过来，接着敌人的机枪就扫到铁丝网的缺口。只听得吴老贵“嗯”的一声，头埋在地上不动了。



(157) 吴老贵艰难地从怀里摸出染满了鲜血的竹筒，交给小马。这时候，敌人的火力集中向铁丝网的缺口扫射过来，小马还是没有走。老贵说：“不要难过……没有流血牺牲，就没有革命的胜利！趁我活着，掩护你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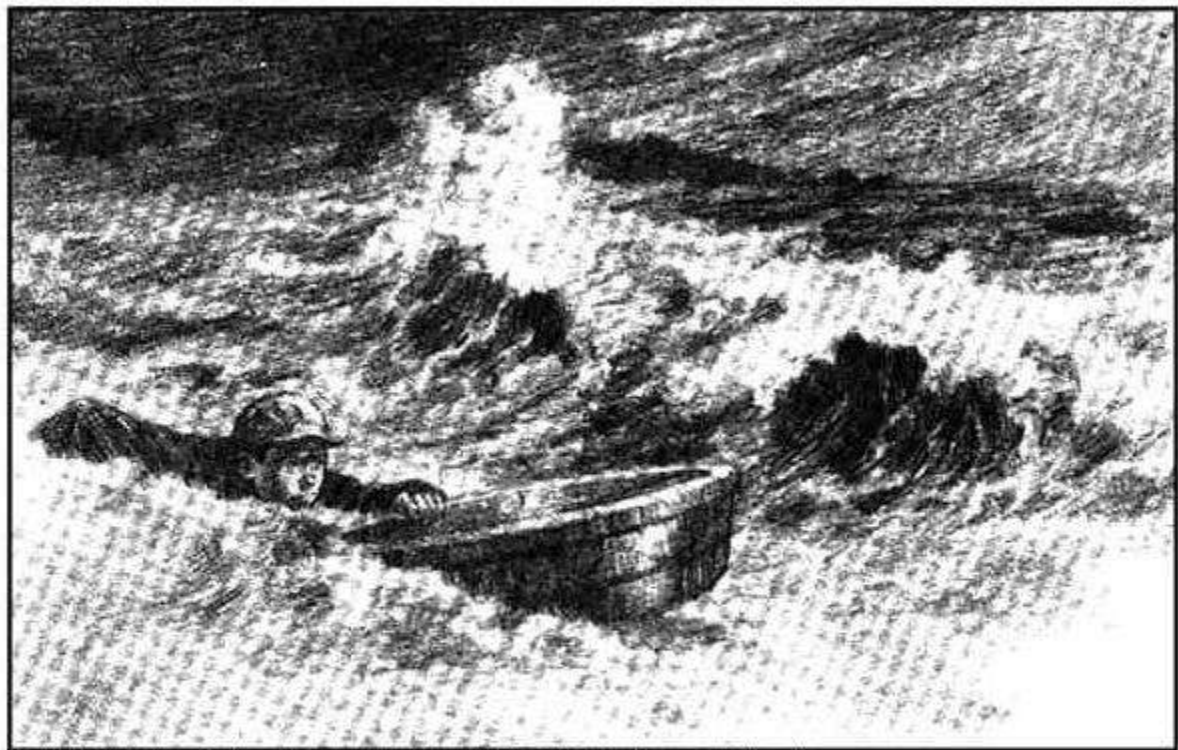
(158) 眼看匪军冲过来了，小马忍住悲痛，摸一摸身上的竹筒，背起木盆、小凳，就向江边爬；吴老贵咬紧牙齿，用最后的一息生命，翻过身来，端起冲锋枪，挡住了冲来的敌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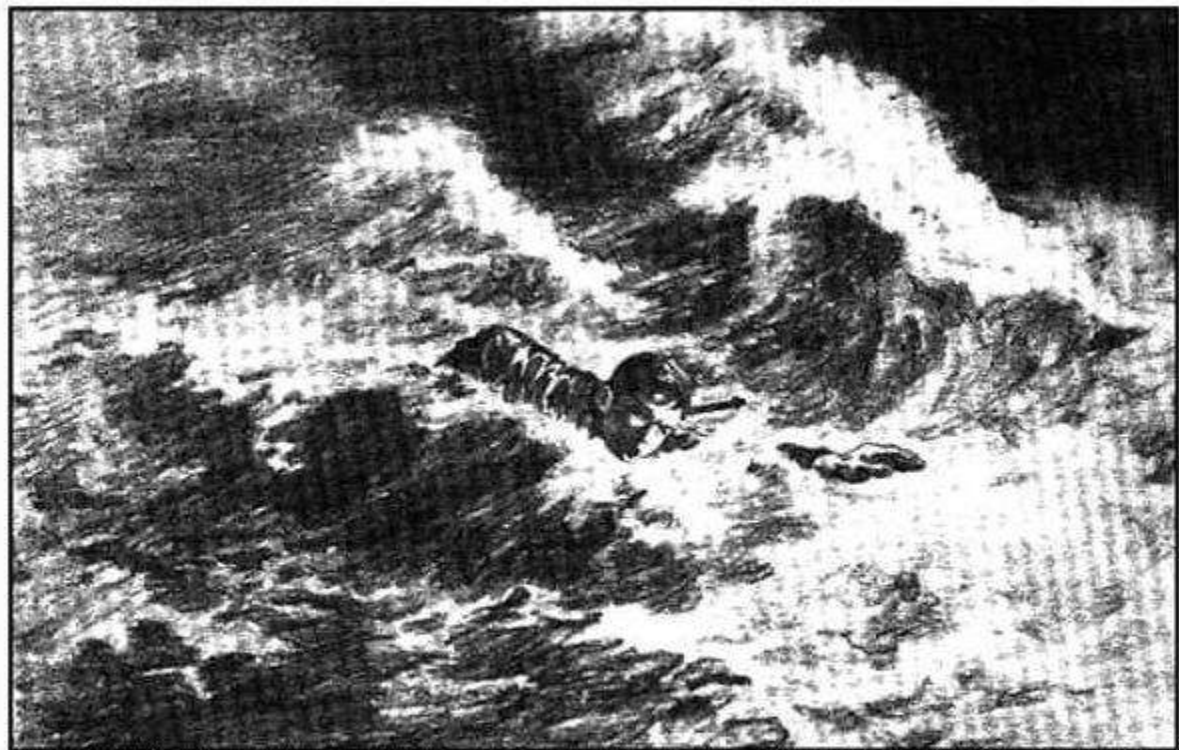
(159) 匪军冲近了，老贵的子弹也打完了。他用尽力气，扔出一颗手榴弹。一声爆炸，和敌人同归于尽，光荣地牺牲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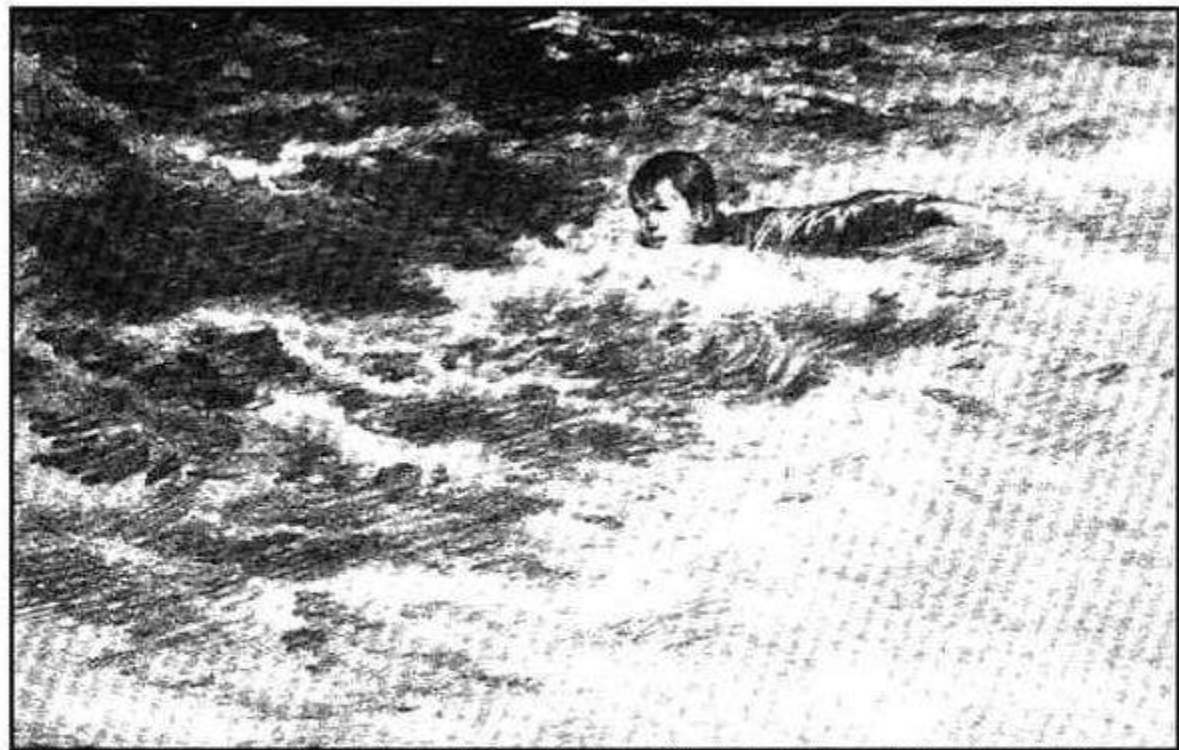
(160) 等第二批敌人追到江边，小马已经扶着木盆浮远了。几十道手电筒的光射着他，骤雨般的子弹，落在他周围的水面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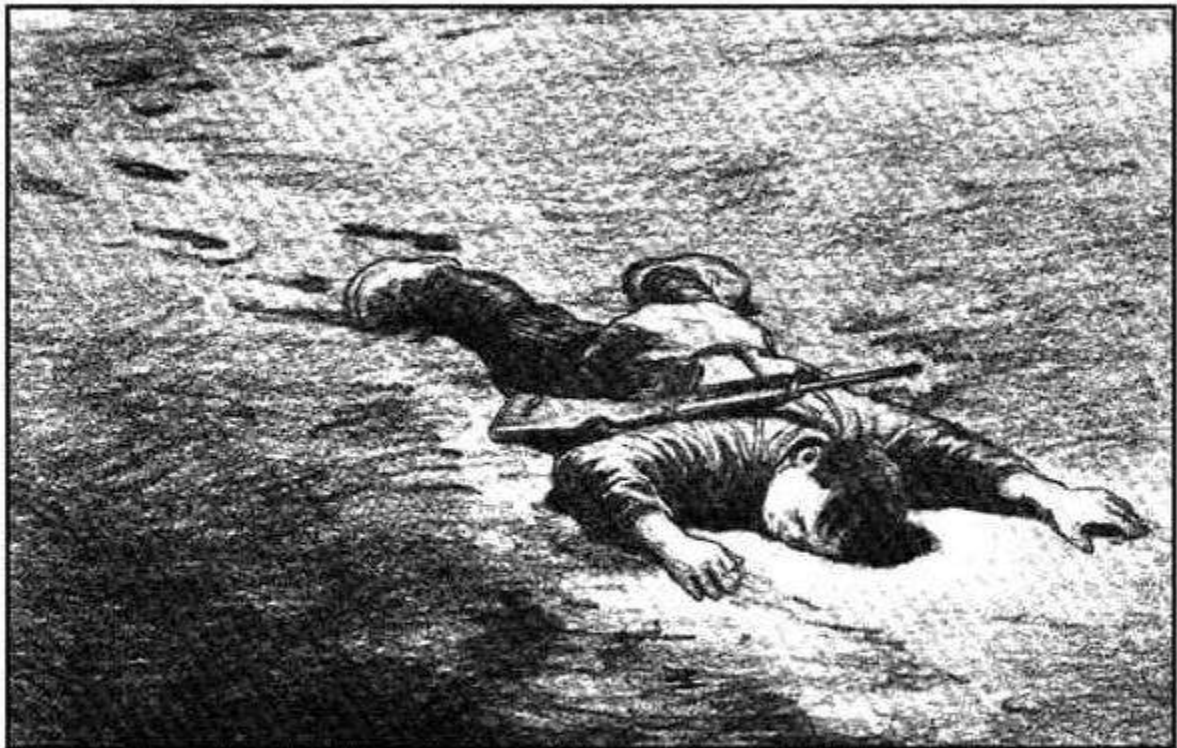
(161) 飘着飘着，突然江心掀起一个巨浪，把小马淹没在急流里，不见了影子。



(162) 小马随着巨浪，身不由己，喝了不少水。他在急流中以人民战士最坚强的意志和巨浪搏斗，沉下去又挣扎着浮起来。



(163) 突然又是一个巨浪把他打了下去，小马紧紧地摸着怀里的竹筒，就顺着急流一直冲了不知多少路。



(164) 小马拼命挣扎着顺着急流飘流，好不容易到了沙滩边，刚想站起来，却又摔倒了。



(165) 小马用尽力气，第二次支撑起来的时候，早被潜伏在江边的侦察员发现了，一看是自己人，就立刻把他扶到掩蔽部里。



(166) 两个侦察员把小马抬到指挥所，这时候参谋长和侦察科长自从李连长报告中断以后，一直焦急不安地守在报话机前。



(167) 参谋长一看是小马，立刻把他躺到自己的床上，慢慢地给他脱着水淋淋的湿衣服，突然在他的胸前发现了一个竹筒。打开一看，正是江南匪军榴弹炮团的分布图。



(188) 医生给小马吃过药，他一苏醒，就挣扎着爬起来叫道：“首长，赶快打信号，红色的……三颗红色的！”



(169) 参谋长立刻命令打了三发红色的信号弹。大家立在长堤上，等待着江南的火光，但是两分钟过去了。还不见对面的一丝动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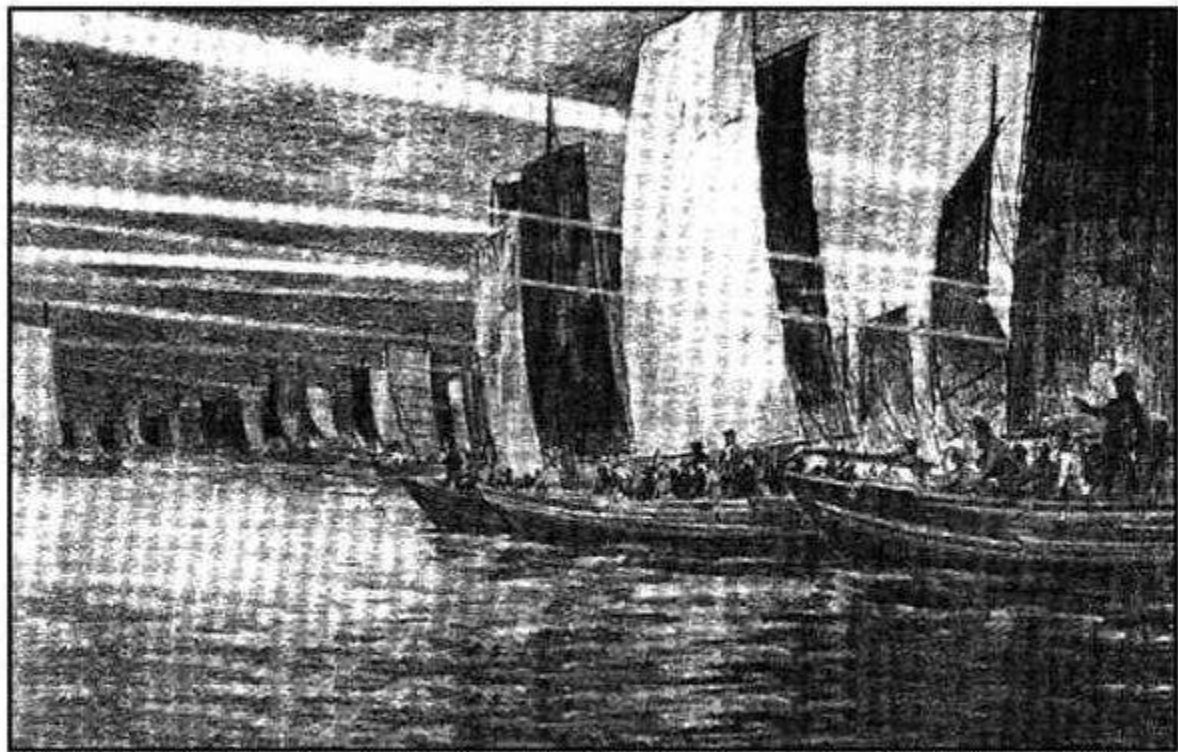
(170) “砰！砰！砰！”第二次三发红色的信号弹刚出枪口，这时，李连长和刘四姐已经突围出来了。不一会对面青龙山上就出现了三堆火光。鲜红的信号弹，熊熊的火光隔江遥遥相对，把黑暗中的扬子江都映红了。



(171) 一刹时，我炮兵阵地一声口令，千万道火箭掠过黑暗的长空，飞向江南。



(172) 炮弹不偏不斜，像暴风雨似的落在敌人的榴弹炮阵地上，匪军的炮兵阵地立刻变成一片火海。接着所有敌人的前沿阵地也都着了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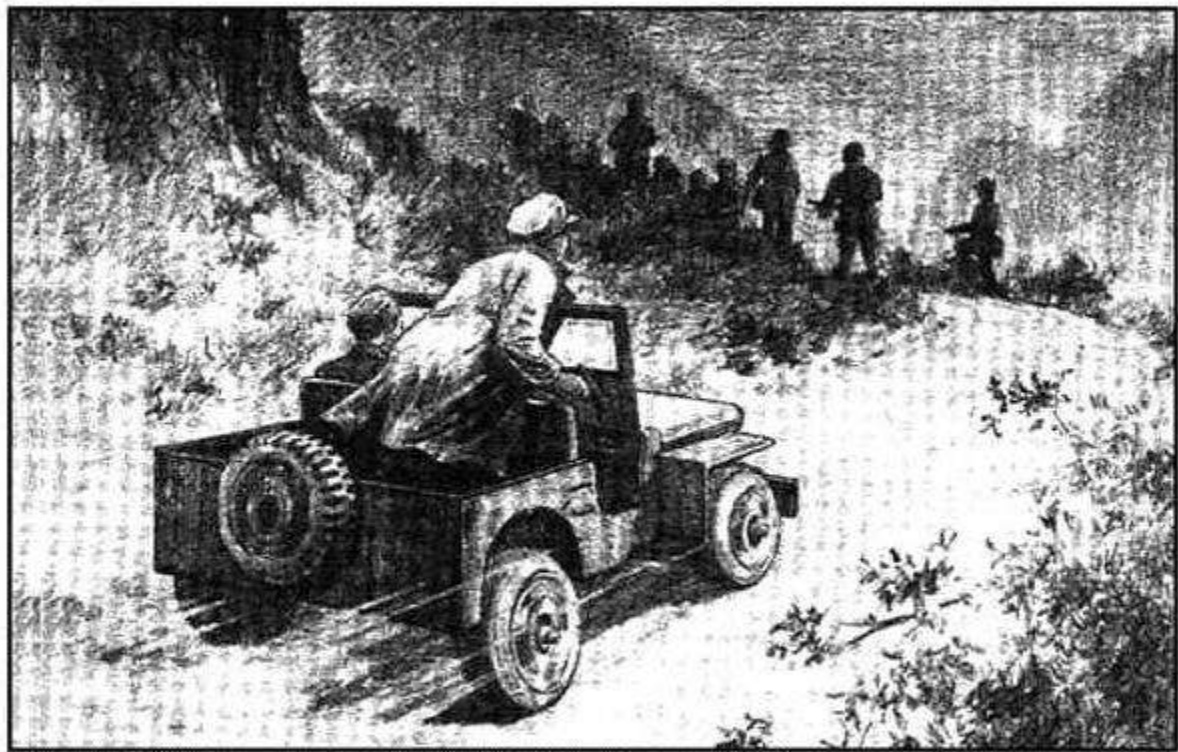
(173) 千百只战船，扬着满篷；一字向江南飞驶挺进。战船上各种火器喷出火舌，犹如千万条火龙，直逼江南。



(174) 江南前线的匪军像潮水一般的溃退下去，匪军长命令枪手对溃退的兵士扫射，一声枪响，一批批溃退的匪军都倒下去了。



(175) 这血腥的屠杀激起了滇兵的忿怒，没有死的开始还击。一颗飞来的子弹正好打在匪军长的脑袋上，他像一只死狗似的立刻在吉普车上倒下去了。吓得匪军情报处长立刻开车逃走了。



(176) 匪情报处长的车子，刚驶上一个山坡，突然公路两旁窜出十几个人影。



(177) 前面正是李连长和刘四姐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两人一阵猛射，匪情报处长连人带车翻下了山坡。



(178) 天一亮，公路上散满着匪军遗弃的枪弹、尸体，一队队的解放军浩浩荡荡以急行军的步伐，顺着公路追赶逃窜的蒋匪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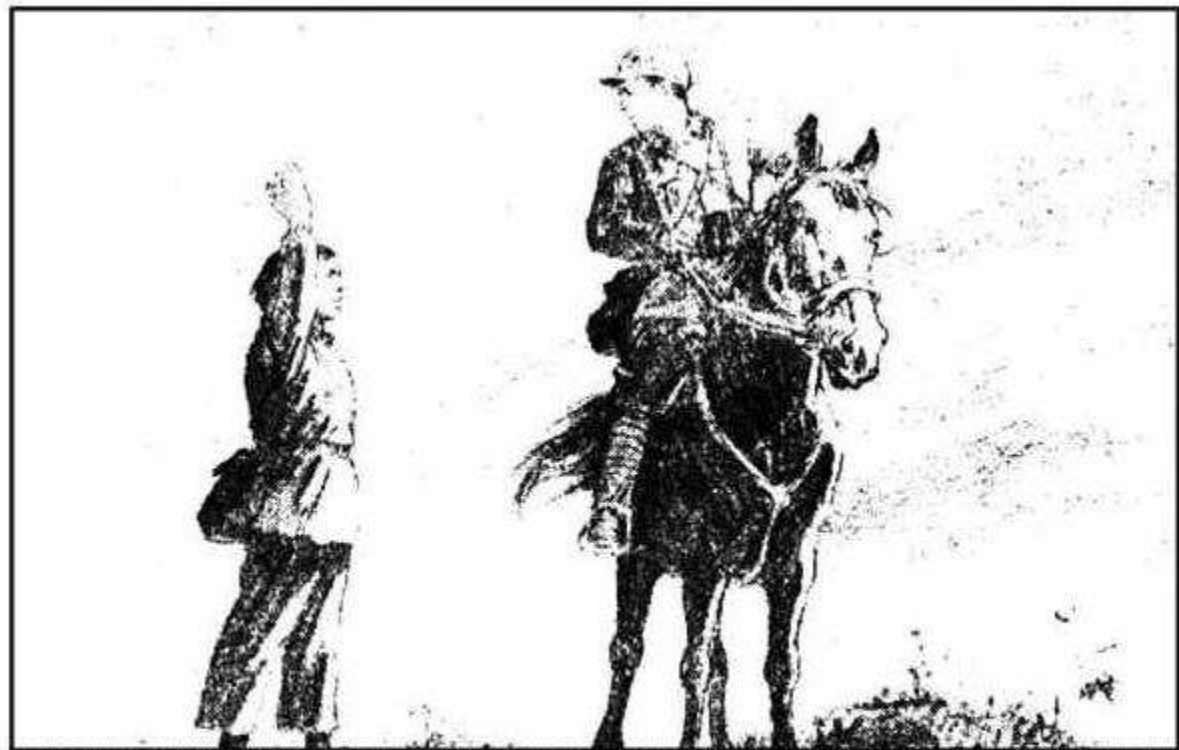
(179) 接着公路上出现了一队骑兵，奔在最前面的一匹枣红大马上骑的正是小马，李连长、刘四姐和侦察兵们大家立刻欢呼起来。



(180) 侦察员们都骑上马追赶队伍去了。只有李连长牵着马和刘四姐并肩慢慢地走着。眼看就要分离了，两人心里都好像有一肚子说不完的话，但是，又不知从哪里说起。



(181) 李连长鼓起勇气问刘四姐：“你……你答应等我吗？”刘四姐脸一红，正想逃开去，她的手已经给李连长紧紧地握住了。她说：“我……我不是已经等了你……八年了吗！”



(182) 太阳从东方的山脚下慢慢升起，万道光芒照映着满山遍野的杜鹃花。李连长飞身上马，向刘四姐一挥手，追赶大军的队伍去了。（完）